

光海君日記

第百零五

04879  
203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48792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十

五月朔癸未兩司合啓李沆事合司上號事元悰事至是始為  
連啓其特諫院則大司諫李偉卿司諫林健獻納申恠正  
言金奏夏安應魯憲府則大司憲尹壽民執義崔漢掌令  
姜縝蔡謙吉持平任興後李後天也○弘文館上劄請上  
尊號請罪悰泣請囚弘立景瑞等妻子請應井等依律定  
罪○合司內殿玉候靡寧自有啓劄姑停之教臣等相議姑  
停大論矣日月已久公論愈激臣等不得不更舉沐浴之  
討也 西宮罪惡貫盈已極自絕於 宗社見棄於臣民節  
目判下頃刻為急而首尾兩年遷就未斷神人之憤至此  
尤極若不斷以大義早為之所則將來之禍有不忍言請  
亟下節目令廟堂增定未盡之條以完廢黜之典逆珖賊  
筠親屬為諸賊所推戴舉國之人咸思顯戮而定配單子  
亦尚留中使免逆之魁得免邦刑請亟命按律定罪宮中  
咀呪之變實一國臣民之憤請鞠妖賊俞音久闕請妖賊  
卜同移送鞠廳嚴鞠正刑○司諫院啓瑞山郡守金成玉

本以微賤庸奴致身金玉之列而及授本郡剝割侵漁肥  
己善事加以目不辨一字委政奸吏官庫蕩竭境內空虛  
有同新過兵燹之地請命削去仕版○司憲府啓結城縣  
監韓夢龍專事剝割民不堪命散之四方子遺官屬亦將  
散去請命罷職橫城縣監柳時輔本以貪鄙之人到處剝  
割及授本縣尤肆其慾遂使殘縣之民不得保存請命罷  
職近日仕路混濁言之污口梁應澄行詐舞弊矯作丞相  
之簡得授禁火司別提此誠古今所未聞之事請命拿鞠  
依律定罪答合同啓府院曰徐當發落○兩司合啓庭  
請不叅枚議右袒兩事入啓未下他餘事姑停○答豐安君  
任充疏曰省疏具悉大內妖變未殄君上方在水火之中  
而大臣以下皆以此後為可停之事亦可以觀世變矣卿  
可安心速出盡誠監董使速完畢以副予望○傳曰藥廳  
未罷前三司啓劄勿為捧入事下教非一而今日兩司以  
已死之論不急之事不有傳教強為來啓而政院不為入啓  
捧入之意近日新承旨不識事體廢閣命令至於此極色

承旨推考非但藥廳未罷數日以來眼疾尤苦新闕舉動亦為姑停限今月藥廳罷出眼疾平復間三司啓劄不繫雜公事姑留政院○甲申義禁府啓曰各項罪人名下罪目及被罪之年依傳教一一懸錄以啓凡在籍之人通共四百七十餘人而就其中情犯可原者與三司之官反覆相議然後分類抄出約可一百八十九人既與之同參其議則更無各陳所見之事唯在聖裁傳曰知道罪人議啓予累日閱覽未詳曲折矣田闢以金賊大將繫出賊口其時不為嚴鞫正刑已為失刑況又全釋乎不入於書啓之類者果皆罪重於闡乎或同罪之人而議啓或異罪重者或書於可放罪輕者或書于上裁予莫知其故也大臣以下一日會議各陳所見○政院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近密其於出納之際不得惟允之責尸素之誅萬萬甘心而竊伏思惟人主之於諫官猶疾病之於藥石却去藥石而病不危者稀矣踈絕諫言而國不止者鮮矣雖在草野表薄之踈賤苟以匡救格非為辭則固當敬受上達恢張言

路之不暇況此三司所嚴守令等事在所不已而本院之  
隨即捧入亦非有一毫私意則豈敢留章過言終為杜塞  
壅蔽之歸乎是固不遵聖教之罪輕而壅蔽言路之罪重  
故也非不知藥廳未罷蔽旨過降既在喉舌之地徒以承  
奉婉順為務至過臺諫所啓則人將曰拒諫之路自本院  
創開矣其得罪於公論為如何哉臺諫為人君耳目則藥  
廳之罷不罷何與於繩糾之啓而凡百公事盡為出納如  
前則豈獨臺諫之辭有妨於侍藥之日乎臣等之意不過  
如此故即為捧入而左副承旨李士慶獨以該房被推究  
厥所由罪同罰異臣等何敢獨免有若無罪者然乎不勝  
惶恐伏地待罪答曰非以捧入為非也不先啓捧入之意  
故推考色承旨矣大槩近日臺諫論啓不過提起已死之  
論業已處置不關不緊之事滿紙煩啓自以為事業有何  
安宗社壯國勢之大計乎目今非但內候一樣彌留上下  
惶惶予亦素患眼疾乘早重葺不至緊急啓辭徐為何晚  
政院亦啓知捧入之意而自前入啓之事今獨不啓故下

教推考矣如是啓之姑勿推考勿為待罪更加盡職○乙酉都承旨韓纘男啓曰維茲之旱前古所無而灾不安作必有所召應之以實感之必易所謂實者不獨側身而修行恤民隱疏獄囚此其急務也臣待罪典獄提調五年于茲仰體聖上欽恤之盛意頃年入啓凡非直囚衙門而擅囚者因傳請而濫囚者一切痛禁而國網解弛賄賂公行市井奸細之徒締結士大夫閭巷凶悖之人傳囑各衙門或稱徵債或云推奴或出於報讎或由於集財不為告狀而牢鎖獄中多至數百餘人甚者經年不放臣欲為啓彈則旋放旋囚不能禁抑再昨取考推案則左右捕盜新設捕盜廳及營建等諸都監兵刑曹義禁府忠勳府宗親府接待所所囚者甚多請各衙門不繫之囚盡釋解完今後傳囑私囚者從重刑推各衙門聽人請囑而違法濫囚者亦從重推治傳曰依啓所謂刑推重治云者指何人乎似未妥當更議以處○答李慶全劄曰省劄具悉目今下三道人心方為叵測可虞之形已著其撫綏鎮定屬之於鄉宜

勿控辭盡心察任○丙戌傳曰近日國運不幸灾禍荐臻  
自上方在盛膳撤樂避正殿寅畏修省之中而閭家會飲  
鼓樂喧轟事甚可駭限兩澤霈下間各別嚴禁○新設捕  
盜廳啓曰奴平進推問則書負姜貴成家縱火之狀一一  
承服敢啓傳曰知道此承服賊人梟首街路以警都民○  
慶尚道慶州仁同禮安等地雨雹大如鳥卵過五日始解  
兩麥未穀盡損○戊子傳曰金應河力戰死節無愧古人  
急急立祠于唐將所經處以旌忠魂○己丑副體察使張  
晚狀啓曰戰亡軍士死肉未冷偷竊其衣服雜物以為利  
己之資擴賊之所不為而朔州府使李玠身為守令忍為  
此事誠天下萬古所無之大盜也令禁府急急拿鞠重處  
請新府使極擇差出數三日內給馬下送從之○傳曰當  
此危急之日竄謫罪人尚且議放況鄭昌行以勲舊大臣  
義同休戚豈有護西宮之理也不過所見然矣待命郊  
外今已經年韓孝純雖其時累教不出果無大臣之義遠  
免亦已經年今並休論使參國政○以任罷之為檢閱鄭



廣成承旨李善復開城留守吳汝穩應教吳汝檄修撰尹  
知敬校理柳慶宗兵曹參判鄭造參知李允焯春川府使

充焯不識字愚蠢不省事務為兵曹參知一切文書付  
之宿屬惟內巡軍號當手書秘答故逐日所書不過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地日月山川十六字而字不成  
終日私習漢得正書爾糖恐王覺其借料狀託稱目秒  
許字承旨蓋承旨大科歷教聖館及為同副承旨仲弘  
識亂入皆私呼痛袖出聯職既草上之同官知其勸飲  
聖判事私解一院舊病未差切勿更擬銓官亦依其言  
較稅不教解和焯為滿願出二子補外旬效遂出允焯  
使爾銓自稱門戶咸滿願出二子補外旬效遂出允焯  
春川府使私焯為楊州牧使仍觀監司上其善治狀答嘉善蓋以避承旨

也擬 ○辛卯熙川郡守金應海上疏請已兄應河招魂歸

英浚赴任王許之 ○癸巳兩司俱來答曰臣等無扶切據  
從他笑罵臺閣風采日至蕭索臣等之罪至此難遁近者  
君讐共戴國是靡定討逆不嚴亂賊無懲則身為臺官不  
得不言而反以己死之論斥之詛呪宮中妖廢不測屈膝  
戎庭甘心賣國則職在言責不可不論而又以浮薄之論  
拒之至於應澄之蟻蝨亦以徐當叢落為教守令之剝割  
邦本每以徐當叢落為教使之益肆其毒况討逆大義萬

古堂堂而反下已死之教無非臣等罷軟之所致請亟命  
遶斥臣等之職政院啓曰即者兩司多官齊會引避本院  
似難沮抑不得已捧入之意敢啓荅兩司曰勿辭退待物  
論知文館並出之傳曰弘文館處置兩司吳益煥獨為進  
劄前有此例乎雖諸練解事之人尚不敢獨為處置況益  
煥為人予未知之所見可駭今後凡臺諫處置副提學長  
官外下官則勿獨為處置修撰吳益煥啓曰兩司處置時  
副提學朴鼎吉校理韓泳俱以相避不參其餘皆在外不  
得已獨為處置今承下教極其嚴峻臣輕妄不察之罪萬  
死無惜亟命鑄削臣職荅曰勿辭後勿如是○乙未兩司  
合同秘密啓廢 大妃按律義昌嚴鞠卜同事又啓賊惊  
事上號事兩司合啓李注知立景瑞應并事荅曰徐當教  
落○秘密傳曰目今非但藥廳未罷予自前月晦間素患  
眼疾極重僅辨字畫切欲受針調治而適因軍國多事邊  
虞日急恐妨調攝持難不決臺諫亦人臣也君上有病則  
平復間姑停論啓有何所妨若係 宗社大計守禦方略

則予何必強使勿言乎 西宮與珙事曾已處置只因內  
殿不平未及判下矣元悰李注雖或嚴鞠更得何情雖圍  
置有何加嚴之事乎上號一事尤為不可人臣之於君上  
不強其所不欲忠也誠也數年以來為庭請所迫勉受不  
當受之號貶譏取笑姑舍不論而驅數萬生靈盡陷於虜  
中燒千餘民家盡成灰燼有可攻之罪無可紀之勞此外  
天災時變式月斯生子亦粗辨菽麥安敢又受不當受之  
號乎頃日諫院劄子中條列之事正數予罪予已甘受矣  
一邊數其罪過一邊催上虛號古今天下豈有是理予寧  
枯死斷無可從之理而并舉此事有若應論者然其可謂  
言果忠信乎至如宮中咀呪則近日大內遍及自上方為  
震恐摘發重治何待臺諫之言乎宮庭內間之事與閭家  
妖變不同自上亦必十分察覈恐非論啓之事知立景瑞  
家屬應井梁應澄守令等事自當酌處有何催促之事乎  
宜知此意限自上眼疾平復間始勿捧入合同合啓因此  
始傳○丙申義禁府啓曰頃者罪人書啓之時考其名下

懸錄罪目參以衆論略分上裁可放之類恭族睿斷至於  
田闢果是賊將稱號者而其時亦有冤枉之議故如是並  
錄矣至於癸丑年逆獄則法外緣坐人及表表情犯可恕  
者外辭連被罪者無論輕重不為書啓而筠獄亦未結未  
故全不書啓矣今承下問臣等更為會議則前日議啓之  
外別無各陳所見之事矣國家不幸累年治逆囚繫滿獄  
竄謫之流遍滿於邊邑當此危急之秋內殿玉候遠和久  
未平復加以旱災之酷近古所無滌瑕蕩垢咸與惟新此  
正慰悅群情轉灾召和之一大機會豈可拘於抄啓之殊  
漏而持疑留難不即夫斷乎自上如有大席之舉臣等書  
啓之外盡取前後罪案一一親閱渙降雷雨之澤不勝幸  
甚○傳曰今此落點罪人一依先朝舊例圍籬安置中  
道付處人放歸田里而放歸田里門外點送人等並放送  
僧人外李元翼以下並如是為之○李元翼趙希逸鄭好  
義金世瀛梁楫林椒李克諳南以恭李貴放歸田里僧太  
准沈喜壽趙存性崔鳴吉李好信尹寤金昌一尹惟幾放

送○傳曰柳廷亮嶺南僻邑急急改定配

廷亮時配古阜時有飛語湖南

將有逆變故有是命

○丁酉戶曹判書金蓋國啓曰國家經費萬分

匱乏前頭用銀之處固有紀極臣曹百計他無善策如以額外實職同知僉知設法募納則人皆樂為故臣曹別為事目欲為入啓而政院以名咒冒濫不許上達此時名咒冒濫誠國家莫大疵政第念臣曹之為此事目請令廟堂商確以俟濟斷者實非擅請之比而亦出於不獲已臣待罪度支不能通一啓辭其何以裕財足用以濟國事乎惶恐待罪答曰啓辭具悉安心勿待罪○傳曰禁府囚人姜翼文无孝男限輸情鞠問乎旱灾如此令禁府速為議處○戊戌兩司秘密合啓近年以來國運不幸逆獄繼起如許喚曹友仁朴守緒張懿範等囚繫滿獄而只因久未鞠問死中求生或教誘囚人或誣引嫌怨或援助權勢僥倖自脫敗露於兇既摘發於私簡情狀萬端亂靡有定即今逆變又出於關西拿來相繼今若雜處於舊囚之間變幻之害有不可測臣等即見聖批以大臣有故則明日推鞠

為教既曰逆賊此何等大獄而使之須臾遲滯任其奸計之不測哉設令大臣有故鞠逆不可廢也請令禁府新舊之逆嚴加守直使不得潛通親鞠在問無緩一刻以嚴討逆

答曰依啓○己亥前縣令李守禮納正鐵七百斤加資守令除授○庚子都承旨韓纘男啓曰小臣濫據首席檢飭一院左副承旨李士慶與臣相知已久又族人也而議論間多不合彼以克臣為務臣亦不屈仍成不平前年臣重被詬辱於公廳頃日又以臣托以藥房專不察任將欲入啓而諸僚以彈院長無舊例止之群吏以二百年所無事爭之二百年流來廳風一朝蕩然臣身可悔而臣職不可辱也亟命鑄通答曰勿待罪○禮曹啓曰今此金應河立祠當遵前例造作木主而至於立碑紀蹟尤不可廢此意下諭于平安監司處立廟基址始役日期為先啓聞後急急造成令奉常寺造作木主令藝文館製送碑文王從之○安置許國于珍島趙漫于南海許國則泮儒廢 妃上疏之時國結李顯門等數人慷慨詰責趙漫則獨自上章

直年倫紀之失故囚繫累月屢命刑訃其特大臣朴承宗  
等亦皆臨鞠規避唯朴和者擔當叅鞠顯門則死於杖下  
國等受刑遠配人皆憐之然國浮競喜事實非雅士謾亦  
沾沾自喜而已○辛丑以尹壽民為大司憲李益輝承旨  
成特憲冬至使柳韓獻納韓馥校理○壬寅戶曹啓曰於  
川採銀事使李日成試採則銀品極好但初頭易採之處  
盡為柳大鳴所占費力拋石然後可以採取去故自奉曹  
募立後軍今將再遣矣李日成曾採端川銀子千兩而未  
霑一命合有別樣廢賞請使之冠帶察任以重生財之道傳  
曰依啓李日成端川銀何時採納乎採納則何無奉道狀  
啓乎回啓曰奉道狀啓三月十二日啓下奉曹矣傳曰知  
道李日成極為可嘉速為加資下送于於川使之監採○  
癸卯傳曰近日仕路躒進之習下教革弊而昨日之政又  
以出身纔數年出六品未滿一歲年少新進之輩遽擬於  
五品之職臺侍雖不計仕驟陞豈可知是乎極為可駭今  
後各別察為○甲辰領敦寧鄭昌行上疏曰與臣同罪者

甚多而獨蒙殊渥觀聽之駭必矣亟命鐫削以謝物議峇  
曰目今國事危急勿為謙退擔當國事盡心討逆○戶曹  
啓曰廣興倉米豆遣奉曹卽廳反庫則奉事趙鐸所掌無  
面合一百餘石副奉事趙希進所掌無面米一百八十餘  
石且考重記則他庫米二百餘石塗改着署以沒其同庫  
無面之數蓋趙鐸希進等欲掩無面之跡囑令臺監察悉  
開他庫分入新納之米以充無面之數其符同奸吏之狀  
極為駭愕及其現發之後奉倉書負洪終男等恐動下人  
一時潰散此實古未有之變奉事趙鐸副奉事趙希進等  
先罷後推首犯執吏洪終男令捕盜廳捕按律定罪各庫  
無面之數詳查實數官負色吏庫子等依法分徵傳曰依  
啓○乙巳右副承旨柳舜翼啓曰伏見戶曹草記廣興倉  
官負符同奸吏事狀駭愕為監察者既受分臺之任則下  
吏奸濫之事在所糾正而曲循官負之囑悉開他庫分入  
新納之米所失與趙鐸等無異而獨於監察闕焉請令該  
曹更為覈處峇曰依啓○備邊司啓曰延安乃是內地守



令自前無武臣差遣之例頃年李廷龍被圍延安終能守禦臨亂策應豈必武臣況本府蕩敗已極請於文臣中極擇有計慮武略之人差送傳曰依啓人寸之能否何係於文武勿論文武各別擇薦○丁未冬至使成時憲上疏曰臣徃在乙卯年差冬至使以老母病重陳疏蒙遙到今五年又差是任父母之年皆迫八十母則宿病危重朝夕莫保依前乞遠傳曰遠差○戶曹啓曰廣興倉反庫時分臺監察循私之罪奉曹非不知之而臺監與庶官不同不敢請罪而具陳曲折者著其失也其失既著則自有糾劾之地非該曹所教知也傳曰今憲府察處○聖節使南樓出去○戊申吏曹因傳教啓曰乙未年正月初十日畫講曰鄭琢 榻前所啓李山海疏故事傳曰李山海誠為寬闊放送職牒還給事令脩邊司議啓正月二十日脩邊司覆啓曰李山海放送職牒還給 上教允當傳曰依啓事命下事在二十年前而丁酉之變文書散失只存一款而已其時即付領中樞云 將復鄭昌軒職故有此問啓○己酉

備邊司啓曰臣等伏覩撫院咨內禮部題奉其為死事將  
領請行卹典之意備悉懇惻足以慰死者之魂而作生人  
之氣及讀聖旨一札十行辭意諄切並與奉國陣亡將士  
均有優恤之典聖天子勤恤幽明一視同仁之澤不但  
含血之類感激思奮沙場戰死之鬼亦必泣雨於冥冥我  
國陣亡將士行查之舉雖有遼東各衙門咨會而今此撫  
院咨文章有明旨不可遲延將前後陣亡將士職名明  
查開錄回咨臣等仍念死於國事者無論遠近貴賤理宜  
優恤外藩戰亡之卒皇上之愷恤至於如此況奉國乎  
富車之戰肝腦塗地者無慮八九千人糜贈優恤之典金  
應河一人外無聞焉抑恐八九千忠義之鬼未免抱恨於  
泉壤着令體察副使張晚會同平安道監兵使凡征胡將  
領軍卒戰亡之人一一書名啓聞以憑議給恤典而其餘  
京中及他道之人或以將領或以軍官精兵或以雜類渡  
江隨征分明戰死未還者行查所居各部各官職役具開  
明白啓聞事張晚及八道監司開城府漢城府一體舉行

宜當傳曰依啓金應河忠勇事狀一一從實明白回啓○  
鄭忠信病重以監司軍官梁諫代送虜中○庚戌政院啓  
曰水男是毆打父母者也終男是奸犯竄主者也此乃綱  
常之大慙也請於今日禁府鞠賊時並為評問依律正刑  
傳曰允六月初十日三省鞫問承服行刑○辛亥傳曰各  
道都事方伯有故則當代察道內之事況此時西方豈可  
一日無幕佐乎平安都事黃尚謙別無陳疏之事而偃然  
下鄉政院不為請推兩司亦不論劾朝綱已解不可收拾  
所當拿治今姑罷職其代曾經臺侍人除授急速叢送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十一

六月朔壬子大司憲尹壽民啓曰凡罪關風教者本府推  
捉科罪名曰風聞然少或失實則其弊無窮故備負必究  
議而囚之其刑其放亦必完議十數年來公不勝私人之  
欲報讐惡者必寅緣請囑雖微細之事張皇罪目事在外  
方則懸鈴推捉至於事甚不正則別作囚徒不令同備知  
之使風憲重地為悅人鬻賣之場臣取見本府囚徒則囚  
禁滿獄臣即於席上詳陳其弊而言不見信數日之內備

負自家所囚多至五人臣不能有無其間請適臣職答曰  
勿辭退待物論時憲府之官託稱風聞以不孝不友姦淫

林健韓諂韓定國之徒尤甚尹壽民極言其弊市民快之○傳曰益山郡守洪敬紹興

陽縣監朴惟健軍器軍糧別措備並加資前虞侯吳興祖  
往來民間諭勸募得木綿多至九十餘同極為可嘉加資

○執義崔漢啓曰大司憲尹壽民出仕之日臣適以父忌

未得行相會禮昨日壽民送言曰明日行相會禮云臣亦  
以往叅答送矣今日大司憲不赴本府詣闕避嫌乃完議

後擅囚事也臣既不叅完議又不囚風聞第既約相會禮  
任意停止此無非臣見輕所致不可仍冒請違臣職答曰  
勿辭退待物論○持平任興後啓曰頃者大司憲尹壽民  
以勿為擅囚擅放事完議矣今見壽民引嫌自家所囚多  
至五人云臣雖不知其負以某事囚之言不見信不能有  
無於其間與尹壽民無異請命違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  
論○掌令蔡謙吉啓曰相會禮時壽民言風聞之事約與  
同值一切勿為矣今見壽民避辭至以別作囚徒悅人鬻  
賣等語歸罪於同值其傾軋之狀據此可知壽民與執義  
崔護約行相會禮而不赴本府輕自先避謀避討逆之議  
臣不可與俯仰同席請命違并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癸  
丑慶尚道星州伽倻山第二峯不雨自崩聲如雷震翌年  
星州居儒臣鄭述平嶺人以為徵焉○持平韓定國啓曰  
臣伏見大司憲尹壽民避辭風聞罪人擅囚擅放自家囚  
禁多至五人云壽民故舉他事敎生謀避之計原其本情  
不難知矣彼之醜詆不足與較既被長官之弁不可仍冒

請遠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李偉卿等啓曰  
大義不明人心陷溺邪論之禍甚於烈火討逆者指為禍  
崇緩論者自謂得地託微跡於擅囚實規避於大論腹中  
老杯莫適其形風霜掃地鐵冠何顏介立頽波不與於囚  
致則不忝之失責有所歸慎重刑罰實有譽處稱無異於  
長官實自陷於見欺諫官風采有如是者矣請大司憲尹  
壽民遠差執義崔漢持平任興後掌令蔡謙吉持平韓定  
國出仕答曰依啓○領中樞府事韓孝純上劄曰蝼蟻小  
臣猥玷台鼎天地洪造報答無路不幸上年臣病極重當  
國家多事之日久未陳力供職愚臣之罪萬死無惜臺閣  
請罪固其宜矣今者聖度包容需澤特降赦臣於久廢之  
中叙臣以西樞之首聞命感激緒之以泣臣之分義所當  
即謝隆恩而衰老之極百病聚身今始扶曳詰闕不勝墮  
越伏地惶恐答曰安心勿待罪○以洪濤為冬至使安徵  
掌令南溟羽正言鄭道副校理張世哲全州府尹俞必英  
新昌縣監溟羽為人邪佞以媚悅得通清路世哲稍有吏

才而以陰拔身諛事甬瞻得至二品居官貪鄙唯以利割  
為事必英尹淑儀外祖也時已七十餘矣○丁巳大司諫  
李偉卿執義崔漢司諫林健掌令蔡謙吉安政持平韓定  
國任興後獻納柳韓正言金奏夏南溟羽啓曰臣等有罪  
萬死無路一悟席藁私室徒勤庶幾之望欲見翁受之美  
翹首闕下寸心盡枯 西宮之惡宗社之所棄聲其罪而  
討之明大義於天下可也而首尾兩年結局無期儻使董  
狐復出於今日書臣等之罪豈在趙盾之下哉臣等進不  
能討逆而明大義退不能納履而忘斯世臣等進退誠所  
狼狽且前月有限今月啓劄勿捧之教諸逆請討之舉至  
今遲滯物議沸騰愈久愈激臣等不職之罪此焉俱劇不  
可晏然仍冒請命遠弁答曰勿辭○兩司合啓曰堯以欽  
明而有放勳之彌舜以濬哲而有重華之稱掄揚歸美之  
請聖上安得以固辭大逆之出於搢紳無如賊筭之兇慘  
而聖上靖禍亂於將崩安宗社於未危其豐切偉烈卓冠  
百王則願上徽弮誠不獲已請依詔曹公事速完緝禮答



曰已諭勿為如此之論且啓元惊事 西宮事義昌事皆

不從○兩司合啓弘立景瑞家屬及應井汝訥定罪事李

泣安置事皆不從○弘文校理黃益中修撰吳益煥以快

從兩司事上劄荅曰靜攝之中勿為更煩○政院啓曰雖

避嫌啓辭姑限藥廳罷出眼疾平復間勿為捧入事傳教

而兩司避嫌之後仍為合啓臺諫再啓不得已捧入不勝

惶恐荅曰依前傳教姑勿捧入此後漸○戊午右議政趙

挺啓曰臣等承命下去江華周覽形勢四面環海常時行

舡必待潮汐非容易渡涉之比小加人力賊豈能飛渡乎

如此之地求之八方毋出其右且審客舍衙內修理處及

後面新造處別堂則諸處營繕幾至完畢鋪陳器具其數

甚多以一州綿力如是措辦民困可知浦邊周回乘舡巡

視道里遠近防守處所茲以圖畫軍糧等物別為成冊以

來其可行節目本府獎瘼逐一開錄以啓伏惟睿裁荅曰

知道卿等與備局諸卿議處且念卿等為國事勤勞於暑

雨之中未安○己未義禁府啓曰上年逆獄時逆賊一族

在外方者各官守令假都事等不待命令先為囚繫至今不放當此渙降德音疏決罪囚之日誠為久典令各道監司詳查啓聞憑閱處置王從之○壬戌以安應魯為正言尹知敬副教理尹聖任教理南瑾大司憲○癸亥傳曰三清洞嚴守事下教已久而左右捕盜大將不為用意譏察致令希信等同尚八十契稱云或八九十餘人恣意橫行再昨幽暗處有登山大呼者云而捕盜大將因為聞知不職之罪不可不治並為推考今後十分譏察○以鄭達為承旨韓取禮曹正郎○甲子戶曹判書金蓋國啓曰銀子優備事屢承傳教而本曹百物皆乏無以換買只以空名帖告身募納而其數零星似聞譯官雜職老職堂上之人如實職冠帶謝恩一給祿俸則多有願納者云此時國家財用竭乏苟且之事無所不為而僧徒賤隸亦仄樞府之列則奚獨於納銀之人愛惜名器乎樞府元額則國家侍從宰臣之地不可混授願納銀子木綿之人例授同知僉知

使之冠帶謝恩一度准給品祿父母封爵子孫承蔭等事

一依實職施行不限額數則應令者必多應行事目令廟

堂商量稟旨施行傳曰議大臣以啓蓋國當昏朝極亂之際

能奉身引退碌碌隨波保持爵祿而百役俱興○戊辰司

憲府啓曰全羅兵使李淡本以孽產至授閩帥貪虐納賂

奪人臧獲一道之人欲食其肉請罷職不叙答曰徐當哉

落○已巳傳曰兩宮停役之啓前後頻煩而今聞工匠軍

投入諸宰及名官家謀避不現國有大役則數年姑停可

矣更令次知提調搜括督出○庚午傳曰希信等以賊魁

被囚受刑而臺諫亦不論啓職名尚存極為可駭並從速

削職希信即宗室星山監也○大提學李爾瞻啓曰我國素以文獻

著稱而近來培養廢弛作成無效如臣不才久據文衡彈

力於筆硯之後焦思於雕篆之工衰老漸迫精神日耗只

願推轂後進遷香遺雋教以堂下若干人別錄以啓此人

等或博考經史或詞章藻麗或年少穎敏誠宜簡拔以示

獎調依先朝舊例稱為別知製教閑散者亦皆付職使之

專意文翰則孰不奮裝淬礪成其藝業乎以朴弘美尹光  
啓李峻金縑燾李光胤許禰趙翼李敏求李植柳汝恪金  
著國李明漢徐國禎李敬輿吳翻金起宗黃中允洪命亨  
鄭廣敬南以雄黃紐慎天翊柳昌文金搢金揚善李志定  
沈之溟柳懿權誼任器之李景憲任興後趙裕善李騫車  
雲輅等入啓荅曰依啓時甬瞻自和為公議所不容欲以  
弭息衆怒兼濟已私有此啓辭計  
亦拙○兩司全數啓曰合司合啓之論或啓或停或至二  
年之久而尚未蒙允臣等誠未格天萬死猶輕至於黃尚  
謙之事未能隨事論列且如希信等則自捕盜廳捕捉而  
不出朝報臣等茫然度日不敏之罪亦何免乎請命適臣  
等之職荅曰勿辭○司憲府啓曰居山察訪郭天衢不有  
邦憲公必率其妻子請罷職砥平縣監金龜祥黃州判官  
慎守身為人冥頑無異土塊而瘠公肥已用手神妙請罷  
職荅曰徐當裴落○司諫院啓曰近日希信之撤非他穿  
窬之比而所援引者或因賄賂或因簡札囚放任意請大  
將及從事官先罷後推慶尚監司朴慶新輕妄浮薄為世

所棄及授本職濫用刑杖道內守令幾至殞命者多加以  
聚會失志快快之輩謗訕朝政侮辱賢者請罷職不叙合  
司合啓前事弘文館亦上劄請之皆荅曰徐當裁落○辛  
未禁府罪人希信希賢等刑問各二次不服○傳曰希信  
等所當連續嚴鞫期於得情而鞫問太歇有同兒戲如是  
而其可得乎更加嚴鞫得情○壬申藥房提調李爾瞻啓  
曰今日藥房官負未言曰大殿臘藥囊子下縫半拚諸藥  
都封無之云臣方忝提調不能檢飭致此無前之變惶恐  
待罪荅曰勿待罪○金應河祠賜額忠烈○司諫院啓曰  
青囊所儲海藥至於拚封偷竊此而不治何以杜奸請次  
知醫官及下人等並命拿鞫定罪昆陽郡守李維則本以  
廉摺之人前為守令以貪見敗而猶不懲艾及授本職搜  
括一邑民十二歲以上使之質販魚鹽措備軍糧頭會箕  
歛闔境流散至於日本刷還之人未住舊土者不勝其苦  
或有刎首而死者聞者莫不惻然請削去仕版荅曰藥廩  
豈無可罷之日予病豈無可差之時乎既非安社稷軍國

緊急之事則何必不有傳教強煩至此醫官下人事雖不  
論啓自當處置姑待後日可矣○傳曰予數日以耒眼疾  
尤苦勢難舉動兩宮親臨以耒月望後改擇日付標事言  
于詒曹三司啓劄不悉雜公事姑留政院只軍務緊急詳  
察抄入○政院啓曰三司啓劄姑勿捧入事下教而臺諫  
又為耒啓不得已捧入惶恐教啓答曰如希信等緊急之  
事則入之他餘不悉啓劄姑勿捧入○司憲存啓曰今見  
內醫院提調待罪之薛漸用藥囊半拚偷去國綱之板蕩  
有不忍言也請典守下人拿鞠掌務官先罷後推前平安  
都事黃尚謙以監司注在昌城之故獨留平壤既承有旨  
凡事策應則雖有切迫之事何敢離營而私請監司注在  
家鄉請拿推平安監司朴燁且知有旨之下而尚謙以私  
懇乞任聽其請尤極無謂請命罷職答曰黃尚謙事依啓  
醫官下人事自當處置勿為煩論朴燁推考○司憲存和  
密啓曰希信希賢等本以兇詭別種多結無賴晝夜飛禽  
傷人害物此非穿窬之盜而漸至滋蔓則他日之禍有不

可測國家事多間日刑訊久不得情使其兇造網漏者多  
且漢陵監海壽慎陵監希伋兩人與希信希賢同惡相濟  
迥城都正忠元松林副正彥濬亦兩人之次也不於此時  
趁捉必得則其為後患可勝言哉此輩俱是賤裔膺力絕  
倫而特以名係宗籍故不赦容易下手請希信希賢連續  
嚴刑期於得情漢陵監海壽慎陵監希伋迥城都正忠元  
松林副正彥濬等亟命拿鞠荅曰依啓○癸酉委官趙挺  
啓曰嘗聞罪人事係綱常三省推鞠者重其事也今此希  
信等之罪以傳旨觀之則似是強盜之流鞠問於三省未  
知果合於規例請令禁府更為稟旨定奪荅曰此賊非尋  
常竊盜之比以憲府啓辭觀之則極為驚駭鞠問於三省  
可矣急速嚴鞠得情○司諫院啓曰伏見昨日聖批以自  
當處置為教此豈帝王之勞瘁念後聖智必欲自當之事  
乎不有御供任意探囊考諸三尺其罪云何請內局醫官  
及次知下人等並命嚴鞠處斷不送○政院啓曰啓劄勿  
捧事昨日下午教矣臺諫又為未啓不敢不捧惶恐教啓荅

曰昨已下教而諫院又為未啓極為不當依前傳教限平復間勿為捧入○傳曰自當處之之語乃是自然處置之意實非君上自當其事之謂也諫院之啓力攻此語多費悖慢之辭強為不緊之啓甚可駭也○甲戌持平韓定國啓曰大司憲南瑾簡通于臣曰希信等締結宗室網漏非一而至今不出招辭者以其不嚴鞫故也欲以此意論啓云臣以此即通于同僚則皆書謹悉故臣仍注長官家構草入啓矣昨見委官啓辭言實慎重深得按獄之體且三省交坐之際坐中皆以為因臺諫一人風聞遽加三省之刑未安臣不能致察之失到此著矣請命適并答曰勿辭退待物論○乙亥大司憲南瑾啓曰頃論海壽希伋與忠元彥潔等罪狀直據所聞狼籍書之而無叛逆二字則不犯綱常非三省推鞫之囚也第近來奸細之徒教誘囚人變詐百出故一日之內累次加刑之言出於泛然若為此等輩則末端何止於請拿而不言三省乎大槩緣臣啓辭不明幾開後日大槩發論者臣而許文者臣則定國執



筆而已他餘同備只書謹恚有罪無罪臣獨當之請命罷  
并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執義崔漢司諫林健掌令  
安徹蔡謙吉持平任興後正言金奏夏等啓曰臣見南瑾  
簡通則乃海壽希及等事也即書謹恚矣昨見持平韓定  
國避辭不察之失臣亦難免請適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  
論○丙子大司諫李偉卿啓曰頃日請罪醫官之啓措語  
之間辭不達意致下未安之教三復慙然直欲鎖地而無  
從臣之罪度到此難追請適臣職答曰勿為煩擾未啓今  
後察見為之勿辭退待物論○左議政朴弘者以病上劄  
辭職答曰國事不幸致卿等久勞生病深用未安宜勿控  
辭安心調理待差以出仍傳曰遣內醫看病○弘文館上  
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以申忒為獻納李顯英  
兼弼善○丁丑傳曰洪思敷善治之人成川赴任後勿計  
前任朔數使之久於其職以責成效思敷內○陳奏使李  
覺在京師馳啓曰臣賫來奏文已奉聖旨兵部差遊擊張  
萬春奉勅前往遼東獎諭本國使經略差官送至國中云

矣○已卯營建都監啓曰假衛將李亨俊願納綿布八十疋堂上官納布事目中別無可施之典而渠之誠願如此較啓傳曰酌施其賞如未經實職則實職除授堂上官納物論賞事目忝酌磨鍊○禮曹啓曰臣等伏睹陳奏使騰送皇勅辭旨勤篤眷注隆洽至有安危相倚休戚與同等語不覺淚迸而神越也其在聖上事大至誠勤王大義感激奮勵曷有其極乎此實我列聖二百年服勞 天朝貽謀後嗣之鴻休而十行溫綸寵渥渙輝誠前古所未有之盛典也何幸聖上遭遇明辰親蒙異數未知我國君臣將何報答責勅之官雖曰差人專奉 皇勅委末藩邦與向時衙門所差頓異接待宴慰之禮似當在欽差之亞接伴使令詠曹秩高有名望堂上擇差近接江上中道問安近餞慰使亦為差出五站近餞之禮雖未盡行平壤開城兩處則似當為之凡所入禮單請申飭詠司預先賚送且接待堂上郎廳亦即差出京中迎接等事另先措置無使聖上優待王人之意有所欠缺謝恩使亦令詠曹前期擇差

方物等事及時措備答曰允差官賁勅出來與我國使臣奉勅之例不同近勅儀註詳細講定而接伴使及譯官極擇差送且此差官與天使無異歡近帝命不設儼禮乎詳議以啓○庚辰同副承旨趙纘韓啓曰江都為邑地方百里四面水面水最居上游而與京輦作配四絕賊衝而控制八方此實天府金湯萬世不亡之右地也雖以天下之廣海內之大揔究方誌未有彷彿于此者惟此江邑距漢陽百里而介浦港之外峙半洋之左為四面拒敵之形勝誠以板屋舡三十隻各領兵舡若干分作四翼截拒其要害而守之則雖以三具百萬之戰艦亦將無如之何依相臣所言飛報兩南左右水營趁開月念前分定板屋准到浦口則以其格軍可調三十艘之用臣竊揣江都之濟危禦敵非特我國之第一雖校諸天下莫之與京而自數年群議未定或稱羅州或稱安東莫適再送副察使一巡而未決體察使再巡而未決及至相臣三巡尚未完事萬一遼左失守則自閔以外非中國之有也今者敵舉遼陽

只在旬望而整格軍徵戰舡遠在數十日之外其為危迫  
當如何哉况人心之如是不測國事之如是無形殿下深  
居九重罕接臣僚則何從而盡知二百年昇平之餘猝遇  
壬辰之亂先王西狩之日已知民心之曰測况今紀綱  
之委靡百倍於壬辰而人情物態已到於無可奈何江都  
雖近若待西報而移御則亦無異致千里之難矣今日之  
勢豈不岌岌而恬嬉玩愒莫之為念苟或奴賊專事上國  
不以我東為有無則江都之勝不足移御也格軍不足催  
括也戰舡不足催泊也如以西賊為萬有一憂於數月之  
前則使備局極擇文武中解事一員加設大將委以格軍  
戰舡等事責成於旬月之間雖無奴賊犯境之急宮人宦  
官或先預注若如行宮則他日行幸之際人心不驚庶無  
鳥散之患伏願殿下勿以賊遠而狃安惟以一日為急旬  
月之內完畢江都之役以為舉國依歸保障之地則臨急  
而無何走之歎退守而有必勝之利以之控引八道通使  
中國皆得其路而必須迨安安西喬桐金浦通津南陽仁

川之邑各得賢宰然後督為輔車之形而倚作螭蛇之勢也敵未壓境而獻移保之策臣亦知太早計而人將以為恟也第臣頃見張晚狀啓云潦水之前賊必不動臣獨以為不然何者經略既逆新不代舊喪師之後尚無添成使奴酋苟知兵者必及此時而勿失賊若得志則完謀所在何其量哉江都移避果保其無此事乎若然而不早為之所則君臣嘖嘖唾臍莫及臣之愚意舟師繕完急於營建也伏願陛下備局刻期規畫臣待罪詠房目見邊報孔棘夜不能按目冒昧仰瀆傳曰令備邊司急急議處○傳曰國事日益危急堂上以上武臣在外者甚多此時武臣何可任便退在朝翔鄉曲乎經費雖竭養士之外豈計他事以七月晦日定限使速無遺招集令戶曹給料○備邊司啓曰中原一路殘破已極我國使臣之往來中原亦甚苦之且責勅之官亦不直到本國者欲省本國迎送之弊也今此謝恩使請以冬至使兼差以除上國一路之弊傳曰依啓○傳曰李善行納石二百餘箇放送職牒還給○司

諫院啓曰及第李善行乃削黜罪人也風付永慶被其奸  
育修史之際一任永慶指揮汚議國乘厥罪通天只為削  
黜亦云失刑竊者納石有職牒還給之命善行之罪豈可  
以納石貨之乎臣等直忠亂逆之軍苟有拳石之多則皆  
不被其罪矣請還收成命荅曰徐當裝落○以林健為應  
教權誼奉教韓暉待教李挺元司諫權誼洪州人  
家產鉅萬為李甬驤妻弟如  
婿遂得弱○辛巳禮曹啓曰今此降勅無前異數而差官  
與詔使有別豈可至設儺禮又於仁政殿近勅之日自上  
似當即為接見而郊外舉動仍行宴禮恐勞玉體只行茶  
禮所館處則擇日一度接見便當傳曰依啓儺禮事天  
使時例必為之則中朝人必以為允近詔勅時一樣為之  
矣豈料非詔使則不設儺禮乎詳細預講

##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十二

七月朔壬午傳曰西征之役戰亡將士之父兄子弟欲為復讐者何限下諭諸道召募作隊送于休察副使調用○備邊司啓曰以同副承旨趙續韓啓薛傳曰令備邊司急議處事傳教矣臣等得見滿紙縷縷皆是江都避兵舟師設施之方大臣及副體察使者審規畫本司方為料理而至於宮人宦寺預送之事似為太早豈可賊未東向而先為去邠之形以速潰裂之禍乎叅議可否從長善處宜當從之○謝恩使李弘胄在燕京馳啓言虜兵又陷開原鎮○大提學李爾瞻啓曰臣切詳遼東都司承經略憲牌咨問本國之意誠為因極今依聖教查取先後咨奏及邊臣修咨差人密探等事條列直陳撰進回咨矣但朴燁所咨原書當入於咨內而事在既往故終不請改今者經畧見之必致嗔恚而或不無因此遂為罷我之左券矣若逐款點化則全篇幾沒改換似屬不實就中尤甚乖戾如貴國及事在既往今不必言之隣好之情亦豈無之等三款

決不可不改以臣淺見何敢容易擅改請亟令大臣熟計

從之

當胡書之獻議也甬鑿在於上則欲為新使焚書假託正論拉美於己人之視之如見肺肝矣

○癸未傳曰兩宮役事甚急而提調任充久不出仕使之速出察任○甲申右議政趙挺啓曰國事至此朝野遑遑如臣無狀忝在大臣之列怕切慙懼若隕淵谷頃承嚴命往來江都保障一事晝思夜度未嘗忘懷夫保障之先務莫切於舟師料理之策已有頭緒其在外方則體臣自當奉行矣第臣問諸武臣之熟諳舟師者皆以為板屋戰艦用於大洋如江華急流決難運動若體小兵舡則可用禦賊也伏聞舟師廳中舡八十餘隻只為卜物所載修葺而俱無戰具云臣意此等舡隻令本廳急措防牌器械又令都監舡手精抄成冊預為操鍊約束則豈非防禦之長美乎至於糧餉儲峙亦是保障之大計故條列以上矣近觀朝家視江都為餘事請移留置之穀都監載運之舡連絡於京江宣惠廳督運之文相望於道路保障之意安在君臣上下一入孤島之後江表四面皆為賊藪則斗米千金



將何取辨乎且江都有宮闕舊基雖謂之舊都可也高麗  
閔祥正為留守則留守之號自前朝有之留守乃是京職  
本府既屬於京衙門則大小民役亦當與松都一樣今茲  
數者皆是已陳之迂言如蒙聖明優納快施則國家大計  
千萬幸甚荅曰省劄見愛國之至意當令有司體行至於  
都監米石營建亦急不得不載來矣○大提學李爾瞻啓  
曰昨日脩荀因臣啓辭以朴燁荅書似當不必盡入於咨  
內只以若干緊關說話略為刪改撰出回啓允下矣臣更  
為思量則今因朴燁本文盡改其未安處撰成原書而他  
日本文倘傳於中國則今此咨文竟未免修飾欺誑之歸  
豈非事體之未安此咨雖有後時透漏之事諉之於邊臣  
所為而不涉於國書似為便當故如是全削不錄矣况走  
回各人招內奴酋所言皆是本文中語則其書大槩自然  
盡露請依此分付傳曰知道○司憲府啓曰八道審藥自  
朝廷差送與本道管下之人甚為間隔而平安道監司朴  
燁以審藥金繼賢晏仕薄過致令杖斃與本道枉死之衆

鬼同為抱寃請朴燁罷職不叙李善行削黜京城之外名  
在金吾之籍晝夜料度巧生奸計納石都監干時自媒渠  
乃戊申時告廟人也當永慶謀危之日秉筆其間私閱聖  
旨而放送職牒之命出於國人之所未料請李善行還收  
成命同副承旨趙纘韓稱江都天作之地合於保障為國  
陰雨之計非不美也茅賊兵跳梁二年于茲在我急急不  
可緩者結人心而已古今天下安有置防禦於度外只為  
出避之舉而先送宮人宦寺乎請趙纘韓罷職荅曰徐常  
菴落○以洪堯儉為吏曹正郎○乙酉傳曰李善行被罪  
已過十年何可一向永廢乎所論過矣朴燁推考當此危  
急之日君臣上下苟有一得之見彈其智慮酌議而用之  
可矣纘韓啓辭實出於為國之誠則其中如宮人宦寺先  
遣等事雖似太早惟在自上量度事勢先後緩急採用不  
失其宜而已此時以言不適中之故遽加罪責則日後雖  
有奇謀勝筭誰肯陳達必有後弊勿為更煩置之好矣○  
司諫院啓曰平安監司朴燁本以殘忍惛虐之人到處以

斬殺為能事及授本職益肆其虐審藥金繼賢實非管下  
因其小失擅自撲殺殺人者死古今令甲請命拿鞫依律  
處置荅曰徐當發落○丙戌政院啓曰賊人方應得李戒  
男等捕投人並賞加事傳教矣臣等取考單記則叙錄捕  
投之人有曰某某等結縛未告又曰亦為措捕又曰跟尋  
捕投又曰假竄窮探張皇之啓至於十六人之多今果並  
蒙加資之命豈有捕一二鼠伏之賊而十六人陞秩之理  
哉請首捕人外還收賞加傳曰捕盜大將不瀕推考賞加  
事徐當量處○傳曰今此降勅曠世恩數所當極陳盛儀  
以迎而儼禮亦不可不設自外防啓差官必大恠之矣且  
接待事各別檢飭察為而迎勅後幾度接見乎此是京遊  
擊則職秩高於邊鎮總兵云門外餞宴不可不為並令禮  
官議處○以鄭道為司諫鄭廣敬舍人梁護濟州牧使是時

武人以濟州為利窟擬望受點厥價最多入島之波使虐  
軍民日夜報匪營造百密匠人編羊蓋體至於自斷手持  
護特其甚者反

正後典刑籍沒 ○丁亥傳曰予方患眼疾少不差歎兩宮  
舉動亦不得為之李善行朴燁事有何急急乎設或論之

此豈係干軍國緊急之事乎限予眼疾平復間兩司啓尅  
姑勿捧入○戊子傳曰今此降勅賜銀前所未有之盛渥  
也似當告廟古人有事必告廟况此 勅諭聖旨及賞功  
隆典不告 太廟未安令禮官議處○脩邊司啓曰江都  
雖險方略未盡則不可謂保障之地誠如聖教也大臣與  
體察使既已親審條陳本司又為覆啓惟在着實舉行江  
都之外如湖南之扶安羅州嶺南之安東亦在規畫之中  
此時民力不可遍及而寬徭役峙糗糧則在所不已請令  
體察使李慶全更加着實措處此賊兵力未知如何而  
天朝十萬兵一舉塗地遼陽三大鎮連次見陷我國之憂  
為如何哉凡可以救民瘼悅人心振士氣固邦本之道無  
所不講則其於籌邊防禦之策思過半矣臣等待罪脩局  
未有籌畫之奇臣等之罪至此大矣體察副使張晚一入  
本道目覩慘酷之狀冀欲減除民役以慰孤兒寡妻之寬  
以奮銜恩敵愾之志前後陳啓固已激切而朝廷至今未  
聞舉行臣等不嫌煩瀆敢此并啓荅曰依啓關西係干進

上方物等事曰彗事未及下教近當處置矣如該司貢物  
速令裁減○已丑體察副使張晚馳啓被擄走回人各道  
都合一千四百餘人而至今不絕先是從弘立渡鴨江者  
精兵凡一萬三千餘人投降之後將士被廝殺殆盡軍卒  
皆部分于農民故遞還相繼○禮曹啓曰迎 詔迎 勅  
其禮自別如朝服黑團領一節亦可見其輕重也接見餞  
宴則與尋常差官接見有異湏再度接見門外餞宴其於  
侈榮皇賜之道似為使當至於告 廟頒教則當初本曹  
之意亦如此而今承聖教極為允當第念前此冠冕 勅  
書告 廟尚未舉行今至三年先告此事殊為未安依前  
例受 勅日只遣官告 廟乎冠服告 廟後又親行告  
此受 勅之禮乎两件 勅書告 廟一時並為親行乎  
且受 勅告 廟後即為頒教乃是前例而冠服 勅書  
祇受後未及頒教則今此頒教先為舉行乎若遣官告  
廟則雖先於前 勅而行之無妨乎凡此數款皆涉變禮  
請議大臣定奪施行荅曰依啓○司諫院啓曰濟州牧使

梁護本以早徵之人素無履歷耽羅一域環海而州王化未易通民情未易達貪虐之吏浚剝膏血一州之民有同園中之豚麗末弄兵之變迫在朝夕如此之人決不可委以重任請命改差井邑縣監金林家行悖惡見棄人類請削去仕版平安都事金熹為人庸劣有同土塊請適差天安郡守洪汝一妄量浮躁溫陽郡守李得元專事剝割請削去仕版荅曰徐當發落○庚寅傳曰接伴官下去時一路雜人嚴禁而瀋陽遼廣防備形止經略出戰事狀賊勢所向處大兵出來遲速密問于差官惡惡馳啓差官若不留義州則京裡接待諸事必多窘迫或勸留于三四大邑徐徐行李且我國自前迎勅必擇吉日為之之意亦詳開論○脩邊司啓曰脩邊記以胡書事中國方疑我國冬至使之行極陳胡書曲折明白呈文以辨且經畧咨文未出來前急急遣官移咨痛辨實狀可矣令脩邊司十分詳議善處事傳教矣胡書荅送之由遼廣之人雖有云云而今此道東都司回咨中既已詳辨中朝之人如或提

起詰問則使臣呈文痛辨似不可已至於先為陳奏似為未安姑觀此後流言之止否更議處之未晚經略前移咨則雖或無妨而都司咨文實據經略之憲牌則今日咨都司之咨乃是經略之司也亦不必別為移咨啟啟答曰依啟姑待經略之移咨極陳痛辨以釋其疑惑○辛卯禮曹啓曰備忘記賞勅差官未上來前開城府奉安影幘為先奉安似為便當令禮官議處事傳教矣太祖世祖兩位影幘尚未奉安京城極為未安而今日勅差官之來世祖影幘不得已奉來則太祖影幘亦不可不一時奉來請依前啟下兩位影幘一時奉來傳曰以來月初旬擇日奉移○備邊司啓曰此賊又陷開元則勢必蹂躪諸鎮且羨鐵最切於守城急急打造備用為當且此賊若陷遼廣則朝天路阻未知何以為之并議啓事傳教矣亮賊出沒無常今既得志回巢又安知窺發於其震乎鴨江一帶江水盛漲似無飛渡之虞而古之善用兵者或以木罌渡軍或有乘夜作筏渡江者伊賊亮校萬

端豈宜但恃長江之險而不為之設備哉請令副察使張  
晚約東戍邊諸將勵兵勒馬盡勤瞭望夜明烽火多定邏  
卒巡哨江邊海西防備亦為通行申飭菱鐵最切於守城  
本司亦有此議兩西及北道各令本道優數備用至於朝  
天之路屢承聖教非不知長慮却顧之至意而道廣未陷  
之前更無靈置之策如或不幸路阻則自彌串乘舟達于  
天津水道四通安有朝貢路絕之患哉宋時燕遼等地皆  
為北虜所據而高麗使臣或聘于汴或達于杭此在一時  
所遇之勢耳不可不預為定棄答曰自彌串由旅順入泲  
事其可不待 天朝命令而為之乎萬一虜勢充斥則由  
此路進泲事筆諸咨揭問文字雖曰難便或令善辭詳官  
赴 京時以此意密稟于經略前仍陳國王不敢送呈咨  
揭只令小的面稟云如何此事極為難處更加熟議○壬  
辰傳曰故茂城府院君尹洞妻曰殺人之故縱其豪悍奴  
婢數十輩並率其隣里人東宮承言色內官李熙壽家突  
入作拏熙壽家藏雜物及祖上畫像盡為奪去房屋窓戶



打破無餘而又移入他寡婦家投出寡婦結縛以辱家藏財物上盡棄去云所聞極駭洵是守陵官其家屬雖不

忍重治其子尹仁演先罷後推事知奴子令刑曹堅囚嚴

鞠所棄家產速令推給○全羅監司李昌後狀啓道內列

邑水田早稻時未發穗自春至夏未見半日之雨赤地千

里一向萎枯國兵新敗旱災如此而營建日急民不聊生

○兵器都監啓曰都監事目內東西班正職六品以上者

陞堂上事啓下矣前主簿河緯富林守昌胤願納二十兩

請依事目施行從之○癸巳咸鏡道洪原以南鏡城以北旱

災太甚又有蝗虫之災各穀不為結實○司諫院啓曰前

府使李克信本以亮物為世所棄前為義州府尹時生事

上國使遠人驚動致戾我國請罪梟首案出於公共之議

昨者擬於泐恩使之首允在聞見莫不驚恠請速為改

擬荅曰徐當發落○傳曰我國可諱之事戒飭一行諱官

十分慎密勿令煩泄於差官家丁等事下諭于接伴使且

係干可諱事一切勿出朝報○甲午休察副使張晚狀啓

渡道戰亡人等依有旨查出成冊而軍人之挺身力戰殺賊而殞命者戰陣間事無憑可知使忠魂毅魄湮沒無傳誠可痛惜將官中表表力戰者亦難詳知姑從的確所聞為先狀啓左營千總金佐龍旗鼓官都德福右人與金應河結約始終力戰以死且金應河所帶通引金鐵賢前萬戶吳稷出身金堯卿哨官任委卿等表表力戰而死平壤出身崔應海雲山郡守李繼宗潰圍突出之時擊殺三四胡以死云矣○乙未梁諫持胡書來自虜中○休察副使張晚狀啓梁諫賫來胡書辭語悖慢不可忍見且聞欲令大官來報偃然自大此後難處之患有難形言通事金彥春等落後不來而梁諫先來故撥馬以送○姜弘立等狀啓云負罪臣姜弘立金景瑞李民寔等伏以臣至愚極陋猥蒙聖眷至叨元帥協隨天將深入虜地其間事勢有不得自由者此間曲折已悉於前狀啓矣臣等債事敗軍不即死於陣上拏戮無辭但若執其形而疑其延回其事而疑其情不亦寬乎其謂臣等面縛乎乞降乎自初至終無一

毫屈伏之事投降之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耶回竊自念臣  
等平生行已不足取信於人有此云云不勝痛甚自聞此  
說心腸如割悲憤自激欲為自裁以暴此心而推是和約  
垂成不可悻悻姑息苟活以期和事之成歸伏司敗之刑  
而已伏願聖上亟令廟堂從長善處弘立等受命關外不  
思海國之義屈膝認

○胡書曰來書云四郊多壘其在貴國亦非好事我國之

於天朝猶父之子也今汝偕之大道則天朝寵綏之

典誠降等語諒必南朝所言也且見南朝素常如此詭言

殊語孤甚厭之孤奉書于國王是伸孤素日之惱以聞國王

也並不回荅來書之語何據南朝之言而差朝鮮之人也

今國王或意欲靜坐兩間看變則在國王不欲看變立定

一心要與孤斷然同機則我兩國當寫盟言之書殺白馬

祭天烏牛祭地當天挿血焚香盟誓方為可信矣國王與南朝作惡

要能作惡不能作惡我給回去○丙申備邊司啓曰臣等今日

以胡書議處事會于脩局而趙挺韓希吉金蓋國朴鼎吉

虜自稱員羅臣德然拔力陳和事使我來禮義之邦變  
為禽獸之域所謂陵與射律之罪上通于天者誠是矣

外皆有故不得來忝請於明日原任大臣及他堂上命招  
同議答曰依啓此事下教二日今始緩緩回啓國事極為  
寒心明日本司堂上會于本司議啓可也不須命招原任  
大臣不為出仕其可一招即詣乎使之在家獻議○傳曰  
今此胡書悖慢極矣當初胡書中勿以他語可也而不從  
予言遲滯數月予固知此賊有今日之語也彼虜即犬豕  
也何可責以義理只促危亾之禍哉今又誤答則為禍尤  
大勿如前日之遲滯本司堂上各別急急詳議明日內書  
啓而領相處亦詳問以啓一二日內停當回答甚矣兩廳  
之奸也廢

母之論罪闕倫紀無名之所詳也則兩廳宗主其論而自  
知不容於公議陰與三司伏閣連章費制巨案累月延詩  
無廢後已有名論議之不出於己若攻和之說詳立義正  
義名之詳詳也則和語撰此上下雷同牢不可破而兩廳  
攘臂搖管獨自抗章至請斬○西宮分兵曹啓曰去夜四  
使焚書人之回應乃至是那  
更初宮內衆哭齊發至四更末乃止莫知其所以敢啓傳  
曰知道○丁酉傳曰胡書議處事昨日午前下教所當即  
日議啓設或有故亦可其日具由以啓而經二日昨昏始  
為入啓備局乃籌邊之地緩慢如此其何以責百司之急



也當初元帥亦非不擇而豈料喪師偷生貽辱君父輕念  
天朝乎差官曰弘立等在賊中無相通之事乎臣荅曰此  
賊與本國恩義已絕有何通書差官曰賊使持書到貴國  
云然那臣荅曰以兵敗不久亮書又至竄君斷不容酬今  
邊臣據義回荅以示痛絕之義一邊即將亮書咨報各衙  
門矣○已亥傳曰胡書不可不荅今則尤有執言之地荅  
曰天朝差官已到本國煩不敵一一倭奴於我國萬世  
必報之讐納款之後無殺白馬擔天地之事而今則服從  
我國倭兵百萬一紙徵招可以朝令而夕聚貴國欲和則  
當即送擄去人物以示和好之實乃敢先戮數百壯士外  
示款和之意今若盡送被擄人一如倭奴所為而聽從我  
國之言則豈無隣好之意乎書中云云之事不必逐一盡  
荅矣至如國書則我國與南倭亦不以國書荅通只令奎  
山僉使為荅所重者和好何用強求國書以傷和好之意  
一一分付金彥春以送庶可紓目前之兵禍而胡書所荅  
之辭一一稟咨經略則少無欠於事大之義今日之策毋

過於此本司更加商確善處雖見予面豈有加知之事也  
只休予言及覆商議少弛時月之兵禍幸甚幸甚○傳曰  
差官已為離葭義州而左相郝承旨久入不出國事極為  
寒心左相處依前下教速為敦諭出仕而郝承旨亦為命  
招使之速出察任○庚子傳曰今此胡書一如上季徵兵  
時及頃日胡書之荅矣一日二日每致遲滯國事寒心矣  
此賊必遣差胡探問梁諫出來後我國處置之事邊臣所  
荅之辭急急下諭○營建都監啓曰本都監草記額號所  
用黃金量宜買來乎優數買來事傳教矣各殿閣額號用  
用金之處考諸別造兩闕騰錄不過若干兩耳近來國中  
黃金大行諱官之持銀參者為半買金而來臨時換買不  
患難得目今布物垂盡決難繼用扁額所用之金臨時買  
用宜當近日黃金采色貿易之事自上預虞路搜下教非  
再臣等竊惑焉萬一遼陽淪陷則小邦之不得取買於  
天朝者豈但黃金采色而已必有所不忍言者安有禍延  
天下而我國獨晏然於營繕之理哉惶恐啟傳曰以采

色賀價除出賀來○右議政趙挺啓曰伏覩脩忘其憂深慮遠之意至矣第念此事係國家存止必使諸大臣反覆商議然後庶無未盡之悔臣之愚劣決不可獨當請原任大臣及呈告大臣命招同議回啓從之○辛丑脩邊司啓曰脩忘記奴賊將以八月初五日及十日犯搶遼陽事地道通事金彥春云云故以此下諭于義州府尹處矣彥春自本司詳問捧招則奴賊八月初五月初十日入來云而別無定日犯遼之言似難以此至於指日呈文也且梁諫出來後消息即為開報事曾於 奏咨中及之矣待此胡書處置後具由移咨于經略衙門宜當○壬寅午時白虹貫日傳曰天變非常明日舉動以來月初一日退行事言于該曹○癸卯脩邊司啓曰胡書事右相與脩局堂上速議善處事傳教矣胡書修答是何等事而只令脩局若干諸臣率爾議處也首相 朴永宗也 雖在憂服之中豈無一言可以興邦者耶自上特遣近臣詢問的當之議原任大臣雖皆有病誠心屢招則亦必扶曳趨命引接便殿咨訪



長策俾無未盡之悔至於在廷臣僚訐謨頌畫必有出人者請廣收廷議裁擇處之傳曰今此胡書事實係國家存亡而本司一日二日唯以遷就搪塞為計殊未曉其意也此事不在芟言我國人心兵力可以守禦此賊萬分無虞則嚴辭斥絕可矣若或有一毫未盡則卿等徒為沽直之議其於宗社之危亡何哉竄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湯與文王亦皆量力以為遵養之舉則帝王待夷之道不可以一槩論也其善言惡言不足喜怒惟當臨機善處而已此賊若存食遼廣之後移兵恐謀我國若能終始據義痛斥則好矣設或不能如是莫如今日善為羈縻也况今不無可言之事渠既盡戮我國將士數百餘人則自我執此詰責仍示和好不可之意則渠必有所言而天朝聞之少無所愧矣似聞奴首子貴盈哥亦極言朝鮮倘聞我殺戮其數百人命之事則我何以荅之云伊賊亦疑我國將以此為問也然此乃只論予意見而已安危大臣在大臣酌量善處可矣此時左相尚且呈告不出况責

原任之不肯來詣乎未滿一哂也從長善處惟在廟堂此  
賊以為其書答與不答詳細言之云若不為答則以不答  
之意速為入送金彥春而京城守禦節日急急講定大臣  
將兵出禦以安社稷近觀本司所為寒心非一予切痛  
焉某樣速為處置勿復遲誤○脩邊司啓曰今之事勢倍  
前緊急為今之計莫如君臣上下激礪奮發除去一副當  
偷惰浮靡之習養兵秣馬惟以防備為務然後庶幾賊來  
有備保全疆土而兵興之後一向日循生民之膏血一國  
之經費都輸於資飾太平之具城池之修築兵器之繕治  
特度外之餘事耳國家物力雖曰豐富而遇此非常之變  
則必有非常之舉然後人心有所發揚庶事可以成就矣  
况今國儲蕩竭公私赤立不急之役日加月增瞻聆所及  
遠近解體雖營建之役不得停罷請左右儼禮廳掌樂都  
監校印都監限事定回並皆停閣傳曰儼禮廳掌樂都監  
親祭後當停罷耳校印都監令本都監議處○甲辰備邊  
司啓曰奴酋之所未求於我國者決無可從之理則賊必犯

戒邊鄙以為脅盟之計也為今之計莫如添兵峙糧收用  
良將以待賊至而有備也體察副使張晚既受西土重寄  
所請兵糧固不厭多第念下三道根本之地民困久矣上  
年徵兵之數九千五百而一人逃匿舉隣受害今季春間  
欲交替添防之卒而一聞令下餘民喪魄不得已姑停簽  
後極選出身武學砲射手并一千四百以添西戍矣今之  
事勢以防戍言之則三萬為不足以調度言之則數千亦  
難雖欲准許體臣之請而勢未由也至於糧餉措置當在  
調兵之先雖有十萬精兵苟無糧餉何能濟事目今武將  
中表表著稱者皆已受任前統制使鄭起龍前兵使南以  
興交代後即令上來送于張晚虞使之授任似不可已禦  
敵之道擇將為上得一人而付以閫外則調兵發餉之外  
其他庶務不宜每事而指授如敵禦命於千里之外則非  
但軍機呼吸事變莫測亦安有推轂任將之意乎此意言  
送于體察副使張晚處宜當傳曰依啓本司每以此賊為  
可防而我國軍兵亦以為可用予切惑焉以天下之兵力

不能折衝以致攻陷大鎮如摧枯拉朽席卷長驅而無人  
呵禁則良平之謀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本司更加詳  
議十分籌畫勿輕此賊自上季咨檄之未以至今日此賊  
所為一如當初予所料也豈非可憂之大者乎卿等深思  
毋貽君上之憂至如京城守禦定將領將分護 陵寢事  
更為事目着實舉行但鄭起龍一品秩高之人不可稱以  
別將似當以某使為弭南以興亦表表有寸器乎大槩如  
此人等盡送于西路則賊犯我國不止搶掠邊圉而已似  
當留置京城觀勢調用更為議處○脩邊司啓曰今此胡  
書處置之事係 宗社安危臣等豈敢徒為沽直之議以  
為遷就之計哉自古待夷狄也有戰守和三宗可戰則戰  
可守則守可和則和要不失其禦戎保國之道耳我國之  
事異於是上有 天朝有不得自由伊賊與 天朝構釁  
欲使我國同惡致書要盟答之則得罪於 天朝不答則  
必速其凶禍此所謂講亦悔不講亦悔也頃日梁諫之行  
遼廣衙門已疑其信使相通至有蚌蟪首鼠玉石俱焚昔

天朝從逆賊之語今若又答此書則竊恐天朝之詰責  
及有甚於今日也况新經略不久上任責勅差官方在境  
上則胡書修答益非其時臣等之遲懇至此實出於愛國  
之過慮也所答之辭請於明日請大臣及大提學會議停  
當傳曰予聞天地交為泰天自天地自地為否諸卿恐失  
美名爭相大言予以昏病忝在君位罔宗社之將亡只  
論區區淺見未知果合於處變之策乎右相將前後下教  
之意親進領相處反濃商確速為善處○乙巳禮曹啓曰  
備忘記陳奏使質來峭角事非如尋常質來之事皇  
上降銀許質字是異數似當告廟頒教親祭遣大臣告  
廟乎議處事傳教矣今此峭角賜銀許質亦是殊典既以  
冠服勅書賜銀兩件事將合行一度親祭則峭角一事并  
添入於親祭祭文及頒教中似為便當不須別遣大臣告  
廟也傳曰然則李覺之行八月內必不及出來告廟祭  
李覺出來後行之乎察啓○草土臣朴承宗啓曰伏聞命  
右相就議之教始起誤傳俄審實然驚惶外地氣絕乃甦

古今天下安有大臣就議之人乎設令臣有可陳之懷遭此分外事猶當含默待死而已况臣全無計慮可裨涓埃而坐令大臣到門非但臣心悶迫朝野聞見必皆駭異臣之終被罪戾有不足惜深恐貽累於聖明伏乞丞收成命以安愚分荅曰卿豈無所料乎當此國家大事各陳所見集群策而用長策可矣卿宜勿嫌畢露心計商議以啓○丙午右議政趙挺啓曰臣昨日往領相家以胡書事及覆商議則書中所言極其凶悖荅之則必得罪於天下後世此則決不可為也若全然不荅則兵禍之及可立待也別無明白修荅之語許多說話與臣等所料少無異同矣大抵此事所係極重公論所在亦不可不問自上將此事意下詢三司得其當之議亦當云傳曰領相之意與予意相符宜以前後下教之意先為撰出荅書更加十分詳議于領相勘定以用至如三司則徒以筆翰談鋒從事而已其於宗社大計有何所益不須問也○丁未右議政趙挺啓曰國有大事三公論議可否相濟猶患廟謨之失當

目今領議政朴承宗方在憂服之中左議政朴弘耆以病呈告未得同參規畫如臣無狀獨當重任其能臨機策應仰塞聖美乎胡書所言極其克悖雖使智者當之亦且難矣臣素性迂拙到老益甚何敢計較權經揣摩時勢不失大義之所在能致羈縻之得宜也伏願聖上念宗社之危亡憂國事之難斷朴承宗朴弘耆敦諭出仕商確善處且鄭昌行韓孝純諸大臣亦為詢咨老成羣策畢舉則轉危為安之道豈在於此臣屏伏私室只竢嚴譴伏乞聖明亟命罷斥改卜賢德荅曰此時豈可以國事之難處不為察職而煩擾陳劄乎昔晉武平吳所與謀者張杜二人也何必詢謀數多然後宗社可安乎况首相所言宗社之福也今可依予言及首相所言與脩局諸卿反覆商確速荅可也今此胡書之荅尤極遲滯禍必不遠卿則勿效左相之入速出察職予適病苦僅論予意急急善處俾無後悔○脩邊司卽廳以朴承宗意啓曰臣伏見右議政趙挺劄辭批荅臣驚駭投身于地欲死不得也臣既承起復之

命未嘗出而從仕胡書答否獻議之時未敢自同平人而  
臣之本意與諸臣有行運廷乎今以答書專委於臣臣身  
在草出抱病垂死大小朝政誤不相干而今乃使之獨當  
人將以臣目為秦檜則將置聖明於何地胡書之答不滿  
其意則及侵兵禍一言達於大義則獲罪 天朝大義至  
嚴衆論難拂伏乞聖明亟停勘定之命答曰卿雖在草土  
虜騎長驅則其可不出乎卿可善為評議繡縫以安國家  
予言不再○傳曰昨日夢諫所啓皆不急之事也三司啓  
劄並留政院傳教後入之○戊申傳曰當此國家危亡之  
時左相不思盡瘁之義至今不出與上年韓孝純何異乎  
極為痛心右相因念 宗社之危已逾日陳劄於卧病靜  
攝之中脩局有司堂上則托故不為進議于領相處國之  
不止幸矣胡書事如予昏病之人何必獨當乎今後大臣  
劄子脩局啓辭勿為入啓令大臣與脩局堂上某擇處置  
○右議政趙挺啓曰伏承聖批兢惶跼蹐流汗沾背當此  
主憂之日忝在大臣之列何敢故為推諉之計哉胡書惟



答雖不得不為而所答之辭亦不可不慎備局雖有許多  
諸臣而勘定之策專在於大臣臣是何人獨當此事伏願  
聖明教諭他大臣使之商議處置答曰卿亦不肯擔當煩  
瀆至此何大臣出仕擔當死生以之予獨受惱成病國事  
寒心宜遵前旨與備有諸卿商議速處毋貽後悔○備邊  
司卽廳以右相意啓曰胡書修答事教依下教使看司堂  
上將前後備忘注議于領相家而有司堂上皆托故不注  
何以為之答曰托故不往何意身為籌邊有司國家大事  
不為往議於首相處人臣之義安在並從重推考使速往  
議○已酉備邊司啓曰臣等會于備局使有司堂上權賂  
持前後備忘記往于領相家則領相以為答之不滿其意  
則及後兵禍一言違於大義則獲罪於天朝而群議皆  
以大義為難臣意亦然云臣等所問只是胡書所答之辭  
而領相之答如是何以為之答曰此胡書答與不答中如  
是不決可乎此事勿為更稟自本司某採速處如是極遲  
而終免大禍者未之有也予言不再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十三

八月朔辛亥備邊司啓曰胡書修答亭臣等將備忘之辭反覆高議則倭兵百萬一紙微召之語遠足以示弱伊賊以弘立等為奇貨盡送被擄人豈無隣好之語蓋致操縱假令伊賊盡送弘立以下而迫我以難從之請則其能盡從乎當初答書中不為語及者意案在此書中之事雖不盡答而作惡天朝一歎不可不攻破所答之辭當以來書所言足見隣好之義天朝父母之邦大義所在之說不得不及於前書也日本之於我國無刑馬祭天之事而至今通信不絕貴國先戮數百將士是果欲和之意耶交隣之道惟在信義何必同盟然後謂之隣好哉前後送還之人致歎之意可見云云似當請令承文院將前後備忘叅以本司啓辭措辭換出臣等仍念今此答書不滿伊賊之所欲則無益而反速禍如使金彥春或他伶俐人先送虜中乃言天朝差官來到王京方以差人往來詰責我國此時答書甚為不便故先送俺等報知厥由答書則觀

勢入送云而且以霸廢之語善為開諭則伊賊聞之亦必以為然而不至於生怒矣若因此而遲以時月則或不無從容處置之事敢此仰稟傳曰依啓所答之辭更速詳問于領相以定父母邦等語只增犬豕之怒有何所益不答似可至於差官事伊賊兵威方震於天下雖為此語必無畏忌之理更加熟議刪改以送○壬子傳曰差官久留開城府以不入大館叢怒云今日明日內擇日中使承旨禮曹堂上急急下往奉移 影幘于衙舍使差官改入大館○又傳曰差官到開城府以不入大館生怒云又曰予證深重益致嗔怒予極憂悶泛送問安使似無聽從之理今可馳送承旨論之以曠古 皇恩小邦君臣孰不歡抃感戴予遠因霖雨不止寡人重患類腫受鍼調治久未見差以此未即迎受已極惶悶竊聞陪臣不職使大人不接於大館云極慚悚大人入京則可知寡人之誠悃姑待病歇更報之意善措馳往開諭○備邊司啓曰即以傳教之意有司堂上權盼往問于領相則病不得出接書小紙給付曰

病昏不知所言茅依群議昭明大義而已云此則本司諸  
臣之意而昨日啓辭中如父母之邦大義所在之說乃其  
書中大旨也若依傳教去此一款語則犬豕之怒可無而  
伊賊作惡 天朝之說將安所攻破耶必欲答書則昨日  
啓辭之意不可刪削而但如是措語則必不扶伊賊之心  
而無益於羈縻故姑以 天朝差官今遠來到答書不便  
之意先送小譯備悉傳說仍將我國本無嫌恨各自和好  
勿疑云云恐或差勝於不扶之答書臣等為此并及於昨  
日啓辭中由前則修答文書之意由後則遣譯口傳之計  
自是兩件事今承聖批以依啓判下臣等未敢違從更為  
仰稟傳曰予數日以未腫證尤苦病昏日甚不知所為卿  
等十分詳議某樣善處○傳曰今此差官接伴官所係極重以  
李士慶苟充差送不為用意周旋致令差官冒雨以行至  
以予病托辭云極為未安李士慶不職之罪大矣吏曹堂  
上色卽廳各別推考今後接伴使接伴官等以有計慮人擇  
差○癸丑正言安應魯啓曰伏見平安監司朴燁書目有

曰請與所論臺諫等俱就司寇同受罔上之罪云臣不勝  
痛悞煇天地間一惡種也悖妄淫凶到處殺人草薶禽捕  
至於金繼賢即朝家差送之人渠何敢杖殺乎頃日憲府  
之論本院繼發則渠當自伏其罪以俟王章而乃反偃然  
狀啓至舉諫長之名左執契右執券自頌自辯若有所恃  
者然煇之無朝廷萬君父至此驗矣臣既不能彈惡反掛  
惡口無非臣疲軟冒據之致請迺臣職答曰勿辭○傳曰  
兵即一人武臣宣傳官捕盜軍官即刻發送于碧蹄迎曙  
弘濟院等處雜人十分嚴禁差官一時入來○傳曰今此  
迎 勅非如我國使臣責來之比十分嚴飭禮貌官使勿  
失禮且百官行禮時如叩頭等禮十分謹慎二度習儀各  
別講習○備邊司啓曰臣等三復聖批惶恐不知所達今  
此胡書既有 天朝之語則所答之辭難以父母之邦大  
義所在為言此是前書中說話使伊賊見之不甚恠訝大  
豕亦有父子伊賊豈不知我國與 天朝不可相絕渠之  
本意寔在於求和則此一款有無豈至於大段利害乎大

槩胡書當為咨奏則所荅之書非但各衙門求見亦不無  
自虜中流入中國之理 天朝二字專不舉論深恐有害  
於華人見聞臣等之反覆仰讀意案在此伏願聖明更加  
思量且責去之人又以軍官差送則必有信使絡繹之訛  
言金彥春外又擇滿浦近邑伶俐小譯一人茲送宜當傳  
曰予腫證極重而差官催行大禮已迫大小公事紛皆入  
啓一刻不得調攝腫勢益重病昏尤劇不能省事本司詳  
議善處○甲寅傳曰目今我國人心極為叵測意外之變  
不可不防城內街路假部將以出身擇差自弘濟院至城  
內大平館近處處處伏兵譏察荒唐人山谷間深僻處并  
為譏察觀光人使之分左右列立勿動事詳細知委○傳  
曰迎 勅後差官幕次預令精設於東庭別定兵即使之  
不離堅守雜人嚴禁另加譏察譯官亦令不離隨行俾無  
一毫虛疎之患○傳曰朴焯事雖為引避此非緊急之務  
當此自上患病差官催行國家多事之日徐為引避何妨  
我國之臣尚且不恤君上之病不有前後教意縱恣無忌

突出作罕煩擾不止則差官之催行生怒無足恠矣李偉  
卿先倡煩督於受鍼之日安應魯以新進生疎之人偃然  
來避極為不當限予證平復間雖避嫌等事姑為傳止○  
傳曰胡書入來今已月餘某樣答送已失事機必有後悔  
諸卿謀國其可謂臧乎父母邦去去之說伊賊有何動聽  
之理乎雖非如此之說豈無可答之辭乎姑以為欲為和  
則何以殺戮數百將士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今則  
別無殺牛馬祭天之事和好已固兩國安靜况貴國與契  
邦本無一毫讐怨欲和則和耳何必去去唐差遠來煩不  
得一一去去好矣更宜詳量善答子病劇心昏出言謬誤  
未知當否諸卿熟議以處○乙卯傳曰差官入京後非但  
城內至城外近處一一巡伏譏察事言于捕盜大將而如  
娼物一切勿令橫行於所館近處無差備譯官亦勿令出  
入○傳曰差官所見處即行謝 皇恩禮山呼等禮而官  
將士高聲呼祝使差官扶聽切勿喧譁且謝 皇恩禮茶  
禮並一一整飭次筭舉行勿令一刻遲滯○又傳曰自前



下教非一而接待所無意舉行極為不當今此差官所為  
依前所教以木片詳細書啓接見後若欲其日回禮則以  
國王病重連日勞苦翌日回禮而請來後來之意詳細  
開論○差官表見龍等奉 皇勅賞銀入京王出慕華館  
親迎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姓諱朕撫有萬邦綏茲屬國  
既安危之相倚宜休戚之與同頃者奴首逆天稱兵犯順  
隔我城堡我軍民惡貫既盈神人共憤朕赤馬震怒爰  
興問罪之師惟爾朝鮮國王姓諱志切同仇計圖勦逆整  
擷兵馬累糧相從戮力齊心誓清大慙勤王之義朕甚嘉  
焉緣我大將寡謀王師失利以致爾軍雖有斬獲無救損  
傷兩帥之被擄未還士卒之創殘幾盡按臣奏至良用惻  
然已令所司查明優恤茲特遣官頒賜勅書齋御前所發  
賞功銀一萬兩馳送爾國量行褒賞吊問死傷慰忠義之  
魂撫瘡痍之衆凡爾君臣將士宜悉朕懷今騎師之勢已  
成特庶之局頃結尚益挑逆精銳分布沿江據險列屯相  
機戰守一以壯我聲勢一以固爾藩籬俾校夷不得肆吞

噬之謀庶道左亦終藉應援之助勉圖後效毋棄前功雪  
恥除兇務期殄滅朕當不靳殊錫以酬爾勲欽哉故諭○  
傳曰賞銀入內時以某人奉持享禮官察為

皇上以西師

敗鉤時發帑銀兼

賜諭勅令經畧轉諭我國而賞銀專

包入內不以頒賜戰士

○傳曰發兵一事以今日我國事勢

決難從之若差官入京催迫則從案直陳可矣累千名大  
手累千柄烏銃盡陷賊中守邊軍兵兇械無計措備數千  
烏銃之手從何調發乎將此事意善為開論宜當大槩如  
此事擯接之臣所當極陳我國事情使之開寤而不開一  
語一任差官所為雖天兩連下子病深重亦不痛陳終使  
徵兵之說又出於入京臨迫之時李士慶誤享之罪大矣  
吏曹以如此人苟充以致國事之難處極為非矣此差官  
小單當日內令備邊司急急議處備邊司啓臣等即見差  
官小單則受 勅之後將發請兵之語今日事勢與上年  
不同其於酬答不患無辭我國一依 天朝分付調發滿  
萬之兵奮義勤王終見陷沒軍兵兇械蕩失無餘此虜之

桀驚曰甚我邊之被兵無疑守禦之事無以為計所仰者  
天朝而已分屯兵馬顧護小邦之意已聞 皇上 皇上  
亦憐小邦之新破陳 葵陪臣李覺之行特發三千兩銀  
使買弓角燭梢小邦板蕩之形 聖天子所明見今將括  
出喪敗之餘丁以為守邊之計皆是老弱白徒烏槍手數  
千名勢未得調發也差官若言及請兵則以此措辭依聖  
教善為開論宜當且此事不在於 勅咨之中而自以其  
意言之則亦不必多費辭說但將我國新破無形守邊無  
策專仰 天朝之意措辭酬答無妨傳曰依旨徵兵大事  
也固不可以差官之言輕易調發然若如是去去則恐有  
後尾宜以小邦數萬兵卒盡隔虜中凡干兇械蕩然無餘  
至如壬辰兵火後僅教鍊成形火手盡為隔失雖有老  
弱若干名何至累千若數少則無益於防守設或調送一  
二年內收拾極難此非獨小邦之事深以遺左為憂一日  
未聞邊報則不穀夜不能寐願諒小邦事情云云似可更  
議以處○備邊司啓曰今此差官專為責 勅而將迫京

城遽散請兵之語有若探試我國之誠偽者然今若一向  
牢拒則中朝疑我之心於此決矣國家存亡在此一着  
差官若發請兵之語宜答以我國新敗兵力寡弱江邊一  
帶方有朝夕被兵之患而防守無形欲藉寬首等處大勢  
官兵之威至於籲呼天達則小邦危迫之狀據此可知  
今聞大人之言凡有血氣孰不思奮茅隸兵力寡弱多抄  
則力所難辦少發則無益實事當遵聖勅事意悲數餘  
丁分守沿江以為聲援遼陽之計如有可乘之機則敢不  
相勢犄角乎云云俾無落莫生怨之患宜當傳曰依督○  
丙辰傳曰予重患頰腫累度受鍼調攝而遠出郊外祗迎  
皇勅者蓋以皇勅來臨疾病有不可顧計也李慶涵以  
年老宰臣分義所在非不知之下馬宴宰臣督下後托病  
不往若案有疾則何不早报該曹使即處置乎極為可駭  
推考○傳曰此時唐人冢丁頻數往來極為不妥昨者咨  
文二張令譯官責來事接待所不為十分周旋而令冢丁  
日暮時往來於遠處而督辭與冢丁一時入督措緩甚矣

今後切勿如是隨事善處家丁勿令詣闕事各別周旋所  
館處牆內門內或有投書揭書等事亦常晝夜嚴密周行  
審察○傳曰我國兵力脆弱不足以舒 聖天子東顧之  
憂不穀苟有可助之勢則何敢一毫不盡心力予以此意  
善措開諭兵力不足之說反覆論之○傳曰伐木敬差官  
今月內發送事下教已久尚不啓下都監事事解弛極為  
不當急速擇送都監啓曰慶德宮各處幾盡造成魚水等  
別堂造成出於當初磨鍊之外所入村椽隨所有取用而  
不足之數則金洽金頴等所買村木可以隨到隨用此後  
若無新造之處則雖不大舉斫木庶幾完了矣今年旱災  
前古所無加以水患尤甚八路同然此時雖送敬差官必  
難斫伐曳下姑觀西邊聲息且待秋收更議差送宜當傳  
曰非徒仁慶之役未畢雖金洽金頴之村木上來慶德宮  
村木亦多不足云叅酌斫伐不可已也敬差官急急擇差  
速為發送○傳曰此誠何時乎差官留館酬應多事之日  
禮房承旨固不可出去乃敢偃然歸家殊無前後下教之

意極為可駭推考限差官回還間禮房承旨不離直宿部  
承旨亦為逐日早仕檢察院中之事大槩近日政院顯有  
怠慢不職之事各別盡心以革慢習○丁巳王幸太平館  
接見兩差官行酒三爵而罷王曰小邦保有今日皆  
上之德不幸奴酋搗極小邦君臣不勝痛惋誓不共戴一天  
而開原又陷軍民盡瘞伊賊凶逆不教言論差官荅曰  
天朝失機輿尸有凶貴國亦多損傷今者遼東危孤朝夕  
可虞遼東危則貴國亦危貴國與大國非唇齒之邦子惟  
當相勢以助聲援國王所謂不共戴天之語足以見國王  
之至誠王曰兇賊搶亂王師左次自此以後不殺食息莫  
憂夜不能寐而小邦被擄軍卒小無甘心附賊者設謀潛  
逃中路被害者不知其幾而出來者亦多向上之誠可質  
神明矣差官曰頃在遼東聞國王自喪師之後雄心消燂  
及見國王潛與國王言則眷眷於天朝不忘遼虞國王  
之雄心誠不消燂矣聞貴國人多自賊中來賊中事情可  
得知予王曰來自賊中者皆庸迷不識事情如有所聞即

報鎮江衙門差官曰貴國八布改兵馬非不彀其無自振  
之勢耶王曰小邦幅員未滿三千里壬辰之亂盡被殲滅  
人無孑遺上告 天子獲蒙再造何莫非上國之賜也所  
謂火手本非我國長技徑亂之後唐人及降倭始為教鍊  
而厥後未滿數千前日之役盡陷虜中餘存者雖有若干  
老弱小邦守邊不能自保况今年春夏大旱赤地千里軍  
兵饋餉辦備無策小國情事大人何能盡知乎只有討賊  
大義凜然不滅如有可乘之機敢不盡心○戊午備邊司  
啓曰即見義州府尹鄭遵狀啓賊兵又把鉄嶺所謂賀李  
兩摠兵斬級數百之說雖或不虛而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遼陽已在危迫之中我邊防備減為急急體察副使張晚  
一二日內叢送黃延監司碧潼郡守竹川郡守益為急速  
差送宜當傳曰依啓張晚當面論十二日下送○右議政  
趙挺啓曰兩差官處令臣往見奉命下臣今當往見矣請  
兵一事昨於接見時已為措辭開論而差官今又更言于  
譯官至以院道分付轉達而阻攔之故不敢強辯徹夜不

寐為祥此言果出於院道則熊經畧上任之後必有移咨  
徵兵之舉今若一向防塞以致天朝之嗔怒然後不得  
已從之不若依其所言緩辭酬答之為愈也臣之愚意當  
去我國江邊是朝夕待變之地西路軍兵已盡陷沒今方  
收拾諸道老弱來聚境上軍兵既聚之後當觀彼此緩急  
臨機應變若干砲手雖不中用庶可效助順之意以此措  
答如何答曰徵兵事決不可從也措辭善論挺又啓曰措  
辭之語不可容易思量請依前日本司啓辭分守沿江地  
方以為聲援遼陽之計如有可乘之機敢不相勢犄角以  
助一臂之力乎如是措語如何答曰依啓○領議政朴承  
宗上疏大駭胡書恃慢大義不可從善雖以利害言之未  
必款兵遼足以啓釁乞下臣既更議停止且臣疾病將死  
亟寢起復改正相職○己未王章南別宮接見差官差官  
曰遼左駭擾歸期太促不可久留自義州一路每領盛禮  
自今以後不敢領之矣王曰鉄嶺大捷吉報已至願大人  
不須作行請領未盡之情差官曰遼左之報非大捷也差



官曰謝 皇恩使與俺偕行乎王曰方物盡備然後當發遣謝恩使使臣之行似在大人回程之後差官曰竊恐咨文內未及不佞之名願書不佞職名且謝 恩使與俺偕行則殿下之誠款足以明達於軍門而不然則願得二通官同往軍門叩頭而來何如王曰謝 恩使方物未易封進隨後發送先遣二通官叩頭於軍門○答右議政趙挺啓辭曰徵兵外國莫大之事也徑畧豈可以口傳為之予見素之為人似是好名者流其心自以為雖無上司分付而一朔之內得數火手數千入往則其名高於天下此亦如我國人沽直沽名者矣一向牢塞則必不無意外之患唯以老弱收拾不易之意婉轉為辭好矣卿等十分察為○傳曰天朝之於我國義雖君臣情同父子況至不穀嗣守藩服以後十餘年間有願必遂無請不從異數優渥前後稠疊不殺仰戴 皇恩誓效糜粉之義可質神明而至如閭里小民愚婦愚夫無論貴賤少長家家戶戶亦莫不感戴皇朝食息不忘其仰祝之誠愈久愈深苟有一毫可助之

勢則奚待諸大人分付然後為之子春初數萬軍兵甲冑  
火器戰馬刀鎗諸具盡隔於賊中舉國君臣上下竭力拮  
据更無振起之勢日夜遑遑守禦三邊亦不暇給此時雖  
欲再從六師之後以助九伐之威深恐綿力有所不逮然  
大人如是言之收拾老弱聚集於江上邊鎮相持犄角之  
舉寧不盡心力乎此意十分善論○差官表見龍抵趙挺  
書曰不佞此來敬為責望勅欽賜以為弔死問傷之資  
優恤戰兵之舉不宜別有所干然事勢危急存亡之秋貴  
國之於天朝猶父子也父之情可隱而不告於子乎此  
不佞之所以直陳而不諱也奴首二百餘年受我國家養  
養厚恩授以龍節將軍富貴極矣一朝為謀巨測久蓄異  
志邊將不加覺察養師貽患致禍滋蔓去年破撫順克清河  
張摠兵爺全師陷沒今年又四路進兵連喪四師夫以我堂  
堂天朝豈勢力之不均良由人謀之不臧耳國王動萬  
餘之健卒糜數萬之糧餉非有精忠大義者不能兩帥之  
被擄束還士卒之剝殘幾盡是以聖心惻然特責萬金

以吊問也。昨承國王之枉顧，一曰：奴首之仇，卽愚夫愚婦亦必報復。一曰：寬奠之師，逃回者甚衆，死者死，活者活，志必復仇。此言可矣。天日可泣，鬼神不啻。皇上及文武臣工皆感謝國王盛意。即二皇祖在天之靈，寧卽臨之。二不佞所當感激叩頭而稱謝也。獨今遼東自用原一失，患切剝膚，鉞嶺瀋陽，老如累卵。閩西之兵馬調集未齊，沁遼之城堡守備單弱。是以二不佞行時，院道諄諄告戒，必求得貴國烏鎗手數千，保守遼東。將川兵馬盡發，鉞嶺。此是到底一着。不佞行時，亦頌唯唯。院道云：朝鮮國王誠知理勢而濟困扶危者，茅言之，必不見誣。昨于宴日，見國王口吻不彊，慨然。是以今日抱痛而長臥也。夫奴首彈丸之地，不當貴國一道。卽謂稍彊，以四道處之，綽有餘力。若謂貴國不慣于銃，又謬矣。夫貴國之銃，鳴于天下。昨至義州，至安州，兩處銃手不下五六百，皆極精而極銳。後至黃州，平壤皆以彊而示弱。不復陳設，則銃手豈真無哉。所言者，謙也。夫遼與貴國，誼切唇齒，不待智者而後辨也。遼之於貴國，

則貴國之舟也欲渡江必假舟楫欲合天朝必假遼東  
無遼左則貴國與天朝間而不能合矣貴國可以尼九  
塞鴨綠乎萬一奴叛遼陽塞山海而東向義州則貴國未  
可安枕而卧也况奴首自叔李永芳佟養姓等兄以來變  
詐百出或設間謀以疑國王之心肆妖言以疑國人之聽  
目今熊老爺到任又是一番旗鼓逆知奴運漸衰奴氣漸  
頓不久當授首就戮國王今冒發兵一千可當後日二萬  
冒發三千可當後日六萬至於守備漸完人馬誦集大兵進  
勦之日仍請國王發兵馬若干合川兵同進一路夫川兵  
之與虜兵意氣頗投可無矛盾之患也二不佞之來可以  
朝交勅賞而夕告別柰有此諸兵事是以稍羈數日國  
王冒念遼左之危唇齒之誼急發銳手數千同二不佞行  
以保遼城則所以賜使臣者勝日百宴而日百禮若不蒙  
垂念卽沃之醴泉寢之金穴亦何益于事哉不佞犬馬赤  
衷愚直若此幸垂鑒○庚申兩司合啓曰臣等流聞李應  
福招禪說道金彥春事情極為痛悞取見李應福招禪其

曰三月十七日各將手下親切人招入時彥春言於守直胡  
人曰兩班招入無用常人輩招入可也任意操縱使之廝  
殺幾至千餘人奴首問於彥春曰此何許人耶彥春曰此  
人是江邊土兵或京中兩班皆一當百之人奴首恐其作  
亂盡殺之且河世國之未也彥春言於奴首曰世國如是  
遲還當初我若出去則豈至於如是乎及世國入去之後  
彥春又曰今番不賣國書只持監司文書我若出去則安  
御印國書及禮物可以持來云故奴首許送且彥春在賊  
窟時言若攻克開原則我國必當驚動和事可成開原既敗  
之後又謂曰我國江邊盡為賊窟雖銜騎數百出去一時  
可充渠以講和自任四十日定限而出來云臣等看來肝  
膽欲裂雖剝面舂喉亦不能快彥春一刻不斬則國非其  
國設若逃躲更入賊中後日之禍尤不可測請亟命拿鞠  
依軍律快斷荅曰子頰腫非輕累度受鍼至今未差寢食  
不寧而只因差官留館故不得不舉動矣前後下教非止  
一再爾等何必不有傳教不恤子病不待平復時時作挈

乎此事有君上有廟堂姑勿煩啓○接待所啓曰即者曹  
差官出給銀一兩五錢令買楮羊欲於十一日郊外致祭  
征倭二次跟隨人等及回路忠魂官兵去還送所給銀子  
而楮羊則分付該司矣○營建都監啓曰義州譯學訓導  
崔屹丁巳年青瓦燔造所用煇燔三千斤貿易次價水三  
十同受去只納九百斤其餘二千餘斤累度催促而無意  
來納下諭于義州府尹而楮不動心極為痛駭請崔屹從  
重推考使之急急倍徵上送事更為下諭于義州府尹傳  
曰允○以高傳川為兵曹佐即黃履中甲山府使奇益獻  
高原郡守金汝題竹川郡守鄭樞碧潼郡守任慶後新溪  
縣令柳昂立忠原縣監尹衡哲恩津縣監益獻縣尊也以  
李文賓之女婿文通官格典文賓一時典部○王接見兩

差官于南別宮王曰我國殘弊火手老弱過半大人回還  
後收拾各道陸續入送矣袁差官曰兵馬數少則無以報  
各衙門矣頃徵發火手一千雜兵五百趨即入送王曰大  
人回還後當盡心收拾以送豈可預為定數乎王曰差官

請兵若是其急以朝下備忌善措以論韓續男啓曰請大臣入侍帳後以議傳曰允差官曰遠誚兵馬九月內待咨文出來入送遼東至可遼東危則貴國亦危遼東安則貴國亦安頃勿弛緩刻期誚送王曰外國發兵必待 勅諭今當調發以待 勅諭矣差官曰何必 勅諭雖院道布改咨文亦可為也院道之意亦朝廷之意也王曰我國之於天朝允有事故必先 奏聞而今聞遼廣之人疑我國與奴通和不勝慚悶前日胡書已為 奏報此後如有奴情豈有一毫隱諱之理乎差官曰揭帖中有未斬使焚書之言非我言之遺廣之人如是云云故及之○辛酉王世子往見差官于所館○王御仁政殿見差官○弘文館啓曰請金彥春共從台論答曰已論于兩司矣○壬戌傳曰允可諱事勿出朝報之意下教此一而近日接待所啓辭及允係干差官事傳教盡出朝報云殊無傳教之意極為可駭當該注書推考今後勿出朝報○差官送揭帖于王曰未奉明教進退維各憂鬱成病歸心轉虔敢再伸一

喙以誅尊裁竊擬殿下之所以猶豫不欲發兵者得無謂  
勅書與咨文皆無所云惟不佞浪以為請也院道臨行之  
囑以開原新破賊勢愈熾故欲煩烏銃手以為城守之具  
亦籍貴國相援之虛聲使酋少憚也不謂殿下恤隣之仁  
未爲盈庭之議未決日近一日只見羈留必有以惑殿下  
者愚謂兵之當發者有六請得而臚列之貴國二百餘年  
忠順之義與日月同光今春勦酋盛發士馬裹糧相從故  
皇上降勅專勞此兵之當發者一貴國密通遼東貴國  
之不可無遼亦猶遼之不可無貴國也奴若得志則東向  
滿浦勢必至也夫遼合貴國之師不能勦奴奴專力而來  
貴國烏能當乎曷若協力固遼以滅賊也此兵之當發者  
二古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曩寬奠之師貴國之兩帥被  
擄萬幸盡殲誠大故也昔成湯不忍匹夫匹婦柰何偶至  
一敗遂灰心忌讎委靡不振使無定之白骨莫收陰山之  
寃魂不散千載之下謂殿下何如主也此兵之當發者三  
聞奴自前日梓勝之後曾遣使通好於殿下此固虜間謀



之奸以殿下之忠之明豈信其惑茅遼中尚以殿下未斬使焚書為媿茲若整旅再援則群疑愈釋而清名愈著也此兵之當發者四新經畧能老靠到任強鼓一新此番徵調天下兵馬必用三四十萬方進賊巢兵齊之日貴國發數萬以協勤不見其多今日遣數千以保遼其力甚重此兵之當發者五北關金台時叢爾小酋長耳然其忠順天朝之心至死不變今春首遺以所獲甲仗鞍馬不受勒以合謀弗聽陸續斬功解驗賊破開原已時傳報未特兵馬馳至相援北關之近於首弱於首以貴國較之不啻膏壤北關且然貴國忍心坐視遼危而不救乎此兵之當發者六以上六事利害灼然推殿下大振威武幸毋以一敗遂銷鑠其雄心毋以倭寇之殘而籍口於生聚追壬辰戊戌之施篤被髮纓冠之誼於黃海平安等地震抽三千或二千以濟目前之患遼中自有火藥不必確黃遼中自有糧餉不必持糗一舉而數利畢至殿下量而施行則功德無量不然則中外之人不以殿下為縮朒則以為觀釁也

幸裁察速教以便就道○新闕營建都監所啓鉄網所工  
匠等論賞事傳曰四殿所懸鉄網結造工匠並一一論賞○  
新闕都監啓曰今年大水恐有公私材漂流之患故部將  
李鵬差送于陽川金浦使之一一執提矣今見金浦縣監  
閔應恢呈材木九十一條樓柱十條小不等八條大椽十  
六箇大土木一條中椽四百箇漂流之際執提則麟蹄居  
朴應春者認為已物云竊不知某人之物縱或有五亦可  
給價買用故敢啓傳曰知道有主人則一一給價俾無民  
怨而速為輸入以用此後流下材木亦一一執提以用○  
右相趙挺以胡書修答事秘密陳啓答曰予亦僅辨菽麥  
稍知大義但此事不在多言我國有可禦之勢則據義斥  
絕而若外道入寇則大臣領兵出往以遏兇鋒可矣若或  
有一毫難禦之勢則徒為大言何救於宗社之危巨乎  
且此羈縻之事宗帝王待夷之道也只答其書有何傷於  
大義乎韓仇胄北伐之議恐不可試於今日也予意事大  
則日新恪謹待夷則務盡其權可以安保社稷卿等更

加熟議善處毋貽 宗社之憂○甲子傳曰回牒中若以  
勅諭結末則非但差官不決於心院道亦不決矣而不日題  
奏 皇勅賜來定數督發則其將奈何不如差官處直許  
之為決也差官既還之後或彳或寡揣可酌定而差官必  
不至生怒而去矣當初發言為儻伴者使譯官明白陳說  
曰小邦與伊賊壤地相連自義州抵慶興幾至八九百里  
比中原自開原至寬奠不啻過之中間無蜀山陰平之險  
又無長江巨浸之阻苟虜馬南牧信宿可至自伊賊鴟張  
之後西北防守獨一國之力而猶不足備東則西不滿守  
西則東不支以此君臣上下食不下咽小邦之於遼陽有  
輔車之勢竊大人所明知伊賊覘我戍卒撤赴遼陽俟冰  
合直渡昌朔橫出義宣之間則小邦朝 天之路阻絕而  
虜中多生女真此輩居北海使舡如使馬若雄據義宣揚  
帆窺海則旅順危矣以天下大計言之則若堅守我平安  
道即遼瀋左臂也小邦西北之間有閭延等四郡百年廢  
棄而為荒墟之地西北相阻緩急難救惟 中朝自棄大

寧之後宣大與遼瀋聲援隔絕之類也小邦西北危如累卵豈止遼陽而已幸荷 皇靈苟延時日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寧土之濱莫非王民苟令調兵赴援安敢辭乎但鑿壕守戍之丁則即日可調若是火手則壬辰年後雖有些少學習之人小邦本來兵寓於農民間惰黃難得不能以時操鍊故成村者十僅一二而內地餘存皆是羸弱之卒必須抽選西北邊鎮可備一二哨而大人之行專委奉 勅調兵一節今總得聞大人之還勢難跟殺去云則姜官豈至於如是督迫乎以此意詳細添入速為撰出姜官既還之後咨稟於徑畧衙門調遣亦未晚也○右議政啓曰姜官見臣答書怒氣稍平又送小扎末端有立求見亦之語今夕內當為修答臣意以收拾創殘留待邊上之教謹當啓知國王悉心奉行但上年徵兵之日既承院道咨檄而必須 聖勅之降始乃渡江外藩叢兵事體固當如是惟大人鑒諒之意措辭回答似當答曰依啓予昏病之中遭此無前之變不知所處卿等每欲以 勅諭結束

非但差官不決於心院道亦不決矣而不日題奏皇勅  
鼎未定數督發則其將奈何反不如差官處直許之為決  
也差官既還之後或彳或寡措可自我酌定而差官必不  
至生怒更加酌議善處大槩續接之臣不能臨機善處李  
士慶誤辜之罪非一子竊痛焉○傳曰不幸遭此差官亦  
是國家之大厄也一如丁應恭所為彳費白金以來密探  
我國事情將為構陷之地此乃天數何敢怨尤乎但以我  
國事勢言之則壬辰兵火癸甲飢饉之餘人民死亡瘡痍  
未起加以僅僅教養火手數千盡陷於賊中今若加送火  
手二三千則更以何兵守禦三邊乎思之膽寒設或發兵  
其可以口傳為之乎此人之功雖高於天下而於我國之  
分義如何無已則當待勅諭之意善答可矣予心曠素  
重遭此無前之變而昨夜又見差官送書深痛我國之遭  
此人也今宜以大人回還後調發入送善措以答而入往  
後隨便議處姑救目前之憂所不可已左右相益往論此  
意極陳我國事情可矣又傳曰槩以責勅差官只傳

勅而已何預於葢兵事乎至於不受禮單不為擾害事並  
入於回咨中去欲葢葢我國火手以去則渠之聲價如何  
一慙未充則生怒督葢前亦有如此事予日夜憤痛今  
若一向峻塞則必有難言之變國事已到十分凶極處左  
右相一特偕進所館處極陳我國事情可矣且予意雖送  
回書渠必不為信聽不幸國事至此何可計他事乎今宜  
以權辭荅之曰大人如是去去當稟經畧以為處置之而  
備邊司堂上一人急急入往經畧前極陳危迫之勢泣懇  
訴悶無探葢兵果是經畧之意與否似便急急議處○備  
邊司啓曰既與差官往復論難徐觀日後事機有所處置  
未為不可今不必別差備局堂上陳情於經畧荅曰近觀本  
司所為多有遷就之事極為不當本司堂上預為啓下治  
裝觀勢葢送○傳曰梁諫入未今幾日乎胡書事十分詳  
議速為處置 天朝父母之國也胡書事具由 奏聞或  
詳細移咨則有何可疑之事乎此賊兵力足以橫行天下  
用兵不下於阿骨打我國之亡必在此賊之手初以八月

初五日為限則今雖善荅似無及矣然八月內急急入送  
則或舒目前之兵禍矣一日二日愈往不決則諸卿之意  
終欲何為予病劇心昏出言悖謬而不忍見宗社之危  
急如是更煩可速議處又傳曰胡書事下教已久至今不  
為回啓近日備司事在為解弛各別痛革弊習今後使之  
趁即回啓而胡書若以不荅為可則以不荅之意速送金  
彥春回報備邊司啓曰臣等待罪備局所管何事嚴旨屢  
下非不欲趁即稟處而事有至難因知所為臣等伏見聖  
教中有不荅為可四字庶有停止之望不勝感幸敢陳群  
下悶迫疑懼之情胡書之荅有害無益此則姑置勿論而  
奏聞文書已付千秋使之行呈納皇朝之後宥未知  
兵部之覆題如何科官之論議如何臣等之日夜憂慮方  
在於此今又以此胡書咨奏而繼以邊臣酬荅為辭則茲  
非信書相通而何使我國有計慮者參酌事勢而言之皆以  
修荅為非天朝之人其肯顧念我國事情不為之疑訝  
乎頃見謝恩使狀啓熊經畧對使臣至有賊使往來之

言今若又聞此奇則畜疑之心到此轉劇雖欲辨釋不亦難乎走回人李應福乃是京居士族子枝而為人伶俐者也觀其供辭寬真叅將詆毀我國無所不至應福問其言根則因于承恩細知之云于承恩住在隔江相望之地於我國結怨尤甚今此答書入送之際因極之言何所不至且奴首得我國之書為間謀之資飛語遠廣勢之必然胡書之答求所以息兵而遠足以見賣豈非可惧者乎胡差既不出來我國專人入送則非但示弱於伊賊不可使聞於天朝也臣等反覆思量未得善策致勤聖慮萬死猶輕請先伏章刑於嚴威之下以正人臣謀國不忠之罪傳曰胡書恃惡據義不答其在我國孰無是心予雖不辨殺參亦已知之矣但虜勢甚大 宗社安危決於一擲日後之憂有不可言備局諸臣皆懷不可不答之意而徒欲固避人言外為直截大言欲使一介答字出於君上或發於別人一日二日相持到今未知置國家於何地也彼賊雖甚無知今既有書安敢不答要不失義理之歸而已此豈



有虧於事大之誠乎宜以前後下教之意畧加隱括以為之荅而且言外問荅之事不可只委於彥春之口鄭忠信伶俐可使都削差官行色只率數人與彥春一撮入送細探賊情則處義處權兩無所妨一面詳具一咨備陳曲折於天朝各衙門則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矣至如李應福則至詐云其言不足信也予病劇心昏出言悖謬卿等更加急急詳議善處○備邊司啓曰伏見差官揭帖條列之語無非抑揚操縱而其中以遣使通好指謂奴賊間謀之奸隱然致歎於斬使焚書之未能拈出北閩斬功之驗責我以忍心坐視而不救至以觀釁等語縱橫論說畧無顧忌其侮辱甚矣所當痛辨以折其脅迫之意而天朝之人責勅而來理宜善遇以送不必與之相較今之所荅只在據案措辭而通好奴賊一款亦不可恬然不荅暫陳曲折以為辨明之地似不容已傳曰依啓○丙寅傳曰胡差出來稟狀啓昨已入來則此與梁諫出來時有異所當昨夜即為議啓急急下諭而至今不為議啓何耶

速問于備邊司以啓明朝速為議啓○傳曰世子雖隨駕  
依庚戌年 天使時例差官乘輪前作揖以送可矣今禮  
官議處禮曹啓曰唐人之禮雖乘輪後作揖而今則依聖  
教乘輪前作揖似當傳曰依啓唐人之禮雖乘輪後作揖  
而庚戌年 天使時則乘輪前作揖而乘輪後舉手以送  
矣○傳曰出來差胡依例善待而回報後入往事各別開  
論稅留之意以擺撥馳論于平安監司及安衛處且遣宣  
傳官凡 中朝大小亭奇及賊勢所向處一一詳探連續  
馳啓事下論于義州府尹○傳曰西事日甚危急張脫速  
為馳進安州急急料理規畫○傳曰差胡又出來云饑宴  
後即會備局只以唐官方留隨後回答之意善論差胡先  
為入送河世國上來後問處事令備邊司急急議處○王  
饑別兩差官于慕華館表差官曰貴國兵馬須速調發留  
待義州境上毋使我得譴也王曰我國兵馬孤弱恐不能  
守禦日夜憂慮且見藩臣狀啓中有奴賊等三子今月內  
分兵來犯我境之說驚悶奈何調兵一事昨已盡論矣差

官曰奴首茅三子已死云此必他子也凡有邊報啓知國  
王後咨奏上國則必有遲延不及之患願殿下下諭義州  
府尹使之直報經畧前如何王曰須勿輕敵更加慎懼且  
趙充國屯田之法李牧養兵之事兵家勝筭無過於此願  
大人轉報經畧前如何差官曰子之所慎齋戰疾兵者死  
地也故戰者夫子之所慎而今殿下以慎字教之且言屯  
田養兵之利害其臨事規畫之意可謂深且大矣前日杜  
祐用兵無謀以致十萬軍兵盡隔於賊穴誠可痛也今則  
大兵連續出來且與貴國火手協力以勦則如泰山之壓  
鳥卵豈有輕敵妄動之理乎韓續男進啓曰差官登程前  
令備邊司官負急速馳往經畧衙門令傳借兵一事傳教  
矣臣之愚計以為差官以天朝大官視之則公磨一小  
官也渠之借兵於我國新經畧必不知矣新經畧非如楊  
經畧其淺深亦不可知矣今以新經畧全然不知之事率  
然陳情如觸睡而無因此惹起借兵之端臣之愚計勿  
遣似當傳曰令備邊司議處○丁卯王行望闕禮于仁政

殿○晋安尉柳頓卒

不參廢

母庭請時論遠之早卒無

子○戊辰李偉卿啓曰安州吉州牧使今日下直在赴送

賊容貌年歲書給之竟敢啓傳曰知道○傳曰統制使金

禮直有扈衛之勞加資以送待下批後下直○禮曹啓曰

以承文院啓辭本院事大文書非大提學則不能撰出改

莎草則他堂上猶可代往請大提學李爾瞻勿為出送傳

曰允李傳教矣 穆陵 康陵改莎草擇吉在於一日之

內而叅議則病重上疏叅判希亮獨在而兩處馳進勢有

未及假叅議差出以完大事宜當傳曰依啓○火咒都監

啓曰都監李目內東西班正職六品以上者納銅鉄二百

斤納正鉄七百斤陞堂上事啓下矣今者上護軍崔南願

納銅鉄二百斤兪知尹箕南願納正鉄七百斤請依事目

施行傳曰允○傳曰今此西北邊報中奴酋子領兵出塞之

說及數月內將犯我國事速為啓報于鉄江徑畧衙門○

傳曰差胡慶荅送之辭尚未議定極為寒心所荅權辭當  
日內急急議啓○已巳備邊司啓曰谷山郡守申景禎价

川郡守趙惟精因傳教相授矣趙惟精年過六十殘者特甚故价川乃是內地而猶且請逾者以其人不合於戰陣之用而至於治民則本非所長也况谷山在北路要衝之會故自前以武臣極擇差送而無為助防將趙惟精各山郡守改差宜當傳曰依啓谷山前郡守李櫻仍任趙惟精無故作散不妄他守令待闕除授○傳曰備局啓辭雖似遠慮予靜夜思之胡書之答若托以差官則非徒不為畏懼反激兇酋之怒可答之辭更速議處古語女真論萬無敵今以八九萬小着之置秋防於度外雖或下教未見着案舉行兵端已起而不為動念自古及今安有如是危急之時乎只使予日夜憂惱成病而已至如大臣諸臣差官絕出國門呈辭皆至國事因極因極係干胡書防秋事急急講議○傳曰差胡若問以何事唐官方留云則何以措辭答之乎此一欵並詳議下諭而不問則勿言雖問之善答可矣速為議處且河世國上來則必多拘碍遲滯之事并詳細指授與差胡一時入送備邊司啓曰前來賊書之

答以 天朝差官方出來我國緣事勢難便未卽處置之  
意傳諭差胡則或不無問及唐官出來之由當以 天朝  
聞我國與爾通書往來方加詰責而出來如是措辭則渠  
必以為然矣如或不問則不必自我提起也河世國與金  
彥春一樣亮詐之人今日三司之論既嚴且正與差胡一時  
入送事臣等不敢輕議傳曰依習河金兩譯不可不還送  
若世國不為入送必致差胡之恠訝矣急急偕送大槩此  
賊十分可憂大禍將迫而本司所議有同平日無乃欲效  
謝安鎮物之量耶當虜騎蹂躪之日其可如是緩緩處置  
乎予深用痛問急急議處勿貽 宗社之憂○庚午傳曰  
胡書事下教非止一再動兵之報已到差胡亦病重而尚  
不停當處置坐待兵禍之立至國事因極因極今日內急  
急議定○傳曰兵部及徑畧衙門如有詳問我國事情以  
我國殘破無形自守亦不能為之之意善措周旋事冬至  
使慶言送○辛未傳曰滿浦等處癘氣大熾而差胡亦重  
患癘病云令該司藥物優數急急下送接置別處着案救

療勿令病弊之意下諭○傳曰近日大內妖變又為大熾  
移御一刻為急仁慶宮雖不得速畢慶德宮不遠永畢而  
賀村賀石等事各別盡心着察舉行○傳曰仁慶宮親臨  
時早朝先臨景福宮看審舊基後當移幸仁慶宮來二十  
五日上來到防軍次知內官言聽景福宮各處御路伐草  
修掃以待而只到防軍數日內必未及役事則來二十  
三日為始其近慶坊里軍量先調發預為修治只令伐草  
通路勿令有弊且兩宮一日內舉動水原軍士四百名上  
送扈衛○傳曰鄭大海所伐末端木必多速為取來補用  
○傳曰鄭大海前後伐木甚多今又下送關東雖埋炭差  
官亦為加資大海勞苦多矣加資伐木使稱號下送○壬申傳曰目今邊圍日危  
而差胡荅辭久不停當添兵運糧等事尚今寥寥極用憂悶急急議慶○傳  
曰秋氣漸高合冰不遠允遮截虜馬器械急急速慶且守城時以沸水灰石或以水火  
投擲灌下多敏守禦事下諭于副察使○傳曰今來胡書之荅以前日下教之辭試  
之可矣我國被虜人物再三幾盡廝殺云此果信義相好之道乎前頭欲審知  
誠意然後回答云而差胡荅厚待同河譯入送且以此意傳說於弘立等

則我之執言明有所據虜雖狂逞豈無所答予往來之際  
動徃旬月而事機亦必有可乘者今番如是處置或依本  
司啓辭先以唐差官出來事措辭善答並與河譯先為入  
送鄭忠信偕金彥春以傳教之意修答隨後入送備邊司  
啓曰伏承聖教允合機宜我辭既直兇謀必折若以我國  
人物幾盡廝殺案非信義相好之道在我今無酬答之辭  
爾首或能悔悟既往必致誠意則回答何難之意詳細措  
辭傳諭差胡同河譯斯速入送則虜雖狂暴兇狡則有餘  
亦必無辭於我而今日答書之有無恐未暇問也河譯入  
徃則此等事意自當傳說於弘立等弘立等必有所云云  
於虜中矣此意急急下諭于體察副使及平安監兵使為  
當至於唐差官出來事比前說差緩不必益及於今番姑  
待後日事勢更議處置似當傳曰依啓今日邊事極危子  
夜不能寢矣遠見通報則 中朝大小千官皆以守禦解  
弛為悶遑遑汲汲之狀與我國泄泄之形大異矣今此胡  
書之答案非難事予意梁諫之出來也先以傳教之意為



答則其後書所答雖未知何如而今番則好矣天下事變無窮安知日後必無可乘之機乎每失事機予甚痛惜今姑以差官方留隨後答送之意善措彌縫以送鄭忠信借金彥春一時入送而只以廝殺我人其無誠信可知明知成心欲和之實然後可答去去則庶弛今明年兵禍矣鄭忠信雖某時入送一邊治裝以待事下論○備邊司啓曰今日國事艱危天朝差官奴賊兇書一時並及不幸孰甚焉臣等區區之言不足以仰禪聖筭屢承嚴旨不勝悚惕高量稟覆之際致此遲延豈敢拋怠國事自陷於泄泄之誅乎今此胡書我若以善答之則其措語非但不快於兒心而揆之義理終有所未安若令小譯以唐官方留未即回答之意歸語虜中則實合機宜依上教急速下論聞論於差胡宜當鄭忠信入送與否當觀日後事勢更議處置而預令治裝以待似當傳曰以擺撥急急下論而差胡若問差官以何事出來云則依前本司啓辭以答事並及於下論○兵曹啓曰徵兵之舉係是重大若非郊外行幸

徑夜舉動則自前不為扈衛今此兩宮親幸時水原軍士  
四百名使之上送扈衛矣臣等竊念四百之軍皆是民也  
當此畿甸凶荒又為徵發累日往還收獲失時重缺秋成  
之望則前頭流散之患不占可知水原軍姑停上送訓鍊  
都監軍士除出扈衛為當從之○癸酉鄭達啓曰兵曹判  
書柳希奮以妻母造墓軍題給之命還收事劄子到院何  
以為之傳曰入之○備邊司啓曰前日表差官所請砲手  
入援事既已勉副而臨發自言俺若不更來必有他人為  
此出來催督云所送砲手不可徵之遠道當以兩西見在  
者務準一千五百之數團束以待而銃手如不得盡數調  
集則代以弓手無妨此意體察副使處下論宜當傳曰差  
官只傳 勅而已何預於徵兵乎况已回還更觀處置未  
為不可矣前頭賊鋒將戮於冬前西北防戍一刻甚急而  
天使又將出來募兵則先為下論西北帥臣申飭防備諸  
事而火手入送事姑待後日事勢善處可矣既以調發不  
易之意詳論差官令不必急急入送以致前後抵牾也備

邊司啓曰差官在京時臣弘者臣挺回傳教往見其所請  
火手勢難終拒乃以叔拾整齊以待 皇勅之意反覆講  
說而自上接見時亦無峻絕不從之語到今難容他語臣  
等非欲朝夕入送若令簽發屯于邊上則等待指揮之間  
亦何以提防我邊而兩利俱存惟在睿念近觀邊報伊賊  
叵則西北防守目前竅急西邊添兵應調四萬而三南畿  
輔勢不可并抄則所恃者惟在兩西故前日本司必欲使  
兩西之民悉復其身專委戍邊者誠出於不得已也我邊  
防守之外亦將有 天朝募兵之舉今日發兵者可急而  
不可緩也日者兩西等棄之請必奉明旨然後簽發兵措糧  
之事庶得施其料理之策矣傳曰以兩西之民簽發何以  
防戍乎必須以射手火手及亂後出身急急調發可得其  
力急先察行○備邊司啓曰臣等伏見下備局 中朝通  
報吏部尚書趙煥等題奏有奴自攻陷開原以來脅朝鮮  
糾西虜使之乘隙擾邊之語此指伊賊攻陷鐵嶺前事其  
所謂十方堡範家岡之設有若我兵被脅而往者然安有

如此因極之言乎伊賊通書之事難掩於子承見之目轉  
輒流播諸衙門問詰之端屢形於文字頃見高明恭冊子  
題請慰諭之事我國與北閩並舉焉今者趙煥之奏募兵  
宣諭之舉我國與北閩並列焉以此觀之則中朝之疑  
訝滋甚一番辨明在所不已但中朝通報之禁甚嚴不可  
據此為證輕易上奏姑待徐御史出來探得實狀然後  
另為具奏宜當至於表差官所請之兵宜速整待咨移  
之來輒卽應副毋示留難之色或值徐御史之行得見整  
待之狀則不無回此釋疑之端前日本司之啓亟賜允俞  
使簽兵之舉毋淹時日不勝幸甚傳曰更見通報則他事  
奏中又有朝鮮忠順豈有事奴首之理云矣一番邊臣答  
書有何所畏之事乎更觀事勢善處可矣○甲戌王韋慶  
德宮周覽終日乃還○傳曰昨見安衛狀啓則賊奴待合  
水將向我國之邊上事勢至為急迫乞添兵運糧事更為  
急急下諭且過畏天朝不為直奏邊報厥終將何為  
之非但卽為咨報徑略及各衙門今此冬至使之行急急

具奏而移咨兵部所不可已令備邊司勿為防塞當日內  
速為議處備邊司啓曰添兵運糧等事今日已為具稟某  
戾茲落日今賊勢益熾免謀不測係干賊情例報各衙門  
至於奏聞則賊兵之動指為八月間事付奏冬至使之行  
甚屬務後欲移咨經略以冀轉奏矣今此邊報則係是合  
水後事直奏於冬至使之行所不可已令承文院措絆磨  
鍊兵部及經略以下各衙門並為移咨宜當傳曰依啓○  
傳曰壬辰亂後出身武士我至累萬則抄出防守西北有  
何難便之事而不為舉行乎急急抄擇數萬分守西北備  
邊司啓曰亂後出身武士其數固多而除年老物故者外  
已為入送兩界者亦多然其中豈無托名褊裨閑卧其家  
者乎今宜行文諸道明查抄出分送兩界傳曰依啓亂後  
出身老死者幾許一受紅牌歸卧其家老於田畝者何限  
急速定限搜括分戍西北○戶曹啓曰宗室之納石納銀  
者例有加資京職之命有自監令而為都正為君者監而  
為都正則歲加祿二十四石為君則二十八石矣石二十

塊銀二十兩其價未滿一歲之俸况為日後無窮之費哉  
宗室中嗜利無恥者爭相願納以圖平生厚祿死後禮葬  
之計都監只知石塊銀子之納而不念俸祿之多太倉之  
穀獨非國家之物乎銀子石塊如有買用之慶雖以本曹  
所儲木布帛價而宗室中納石納銀等事切勿許捧以除  
國家尾閹之費宜當傳曰營建役急不可不捧用矣如是  
啓之令都監詳議稍加其數○戶曹啓曰李晟以衿川採  
銀事差送頃者李晟回言用許多人力拆破巖石僅得穴  
道所採銀鑪色品似好而依法吹鍊不得一錢徒費功力  
未見實效云李晟既以微勞至受堂上重加不可使之閑  
遊更為入送于端川依前採取上送宜當傳曰衿川銀品  
家好云豈止如此乎更為下送使之十分著實採鍊○乙  
亥戶曹啓曰近來赴京行次無論有事皆給別人情銀  
子濫觴之弊因有紀極各衙門之徵索及道路遲滯皆是  
譯官輩卜駟數多之故也只以進貢方物入去而行行李  
蕭然則安有徵索遲滯之患乎國家一星之銀子皆是石

姓之膏血而用之不節以奉譯革之興利况今土木軍興  
取辦尾閘而前頭又有 詔使先聲本曹所儲銀子未滿

四五千兩雖欲拮据措辦而民力已竭今此冬至使元盤  
纏別盤纏雇驛價別人情加給之數亦至一百五十兩今  
難更為加給傳曰此非常時賊勢日熾路梗之患朝夕可  
憂量但膠守常規乎又有犄角周旋之事尤不可不參酌  
給送一依上年冬至使例速為准給○新闢營建都監啓  
曰慶德宮司僕移設牆垣退筭之事臣等今日隨駕進詔  
看審司僕所造慶雖與東宮別堂奉常別堂相近而此地  
卽大陽方位最良於六畜繁息之所故當初入啓定基矣  
司僕寺官負以為地勢狹窄決難仍造若於南門內閑曠  
地移設則甚便之術官亦以為此慶雖不及大陽之方若  
以間方側景定基則亦是次吉云依此為之便當且掌樂  
院空基距大內懸遠不必並入於大內各殿堂及大小衙  
門皆已相宜營造雖入闕內別無所用况術官之言以謂  
震方似虛而此地形勢高凸宮牆之外繚以短牆多植樹

木如含春上林之制則地理家好云大槩新宮營建專為  
吉地術官所論不可不審伏惟上裁傳曰依啓前造司僕  
與東宮至近入于大內○傳曰來二十八日只仁慶宮親  
臨景福宮則以來月初五日臨見事令該曹察為○丙子  
傳曰前頭連有舉動明日速為祈晴祭○忠勳府啓曰親  
功臣遭父母喪則曾有自該曹助哀撫軍題給之例矣今  
者故鈴平君尹讓父母相繼身死朝家優待勳臣之意不  
可以存歿有異尹讓助哀事令該曹舉行何如傳曰允尹  
讓以同事郎廳叅勳追封君卿至癸亥制勳○丁丑以柳  
忠立為承旨李益煒為大司成黃中允為持平李光胤為  
副校理尹聖任李慶益為脩撰李後天為司書○戊寅王  
幸仁慶宮夕還○營建都監啓曰春川府使李元煒林木  
五百條別為上送敢啓傳曰速為輸入李元煒內厩馬一  
匹賜給○傳曰北道孤危重臣中知邊事人擇送預為防  
備又傳曰奴賊犯瀋陽云西事急矣巡邊使李興立速令  
馳入義州堅守鴨江驪察副使亦速進駐安州等處西邊



防備急急措置而北道亦遣從事官六鎮三甲防守等事  
各別措置六鎮三甲遮截虜馬之策多般講完或速造鹿角  
堅固造排或以沸水炭火灰石等物灌下堅守十分嚴守  
事下諭○傳曰此賊未知由何路入寇北道則不及關西遠  
矣且張晚亦在西方料理防守必勝於北道矣北道則防  
守尤甚齟齬賊雖數百來犯誰敢抵當予獨憂之久矣助  
防將李勗代急急擇送使之十分堅守備邊司啓曰奴賊  
之勢日益熾盛犯遼之形已具侮我之言屢發其分兵擾  
遼之患必至之勢也既不知入寇地方則防備策應之事  
固當一視西北而兵興之時土木不休民窮財盡添兵運  
糧勢不得遍及於西北北道不及關西之教誠明見萬里  
之盛意也咸鏡一道土地瘠薄公私所儲元是不敷惟是  
嶺南前後補兵運餉多在於此嶺南軍兵應入北戍者非  
但北地糧餉缺乏頃因西方防禦最急并與兩湖而抄赴  
西方矣今則西北之憂亦無彼此此後令該曹江原慶尚  
兩道量宜簽抄定限入送至於糧餉悉屬方伯而方伯亦

違極為可慮咸鏡督運御史洪得一方在本道兼管江原  
而典嶺南相接仍使往來將睦大欽所管諸事吏加料理  
及時輸入北道事知委施行宜當且聞北道今年農事不  
如他道之無形云趁秋成使之賀穀則其於補餉不無所  
助故本司所儲木十四同今將入送而厥數零星令戶兵  
曹各正木十同即即入送及時賀穀所賀之數詳細啓聞  
事監司處下諭助防將李勗之代以羅仲道差送矣知邊  
重臣似當擇送而本道唯患兵糧之不足不患策應之無  
人監司沈惇既以重臣兼帶都巡察之任北兵使李守一  
亦以棠班兼帶巡邊使凡係軍務足以規畫節制而體察  
衙門亦已開府則西北皆有所管不必另差重臣况今張  
晚將欲檢飭邊備使其從事官李允興下往北道以傳教  
之意各別言送為當傳曰依啓羅仲道李允興其能或過  
克鋒乎三甲則以有才略秩高武臣擇送重臣如不可遣  
則以稍勝於允興者差送可矣且本司每以擾邊啓之此  
賊豈止擾邊乎本司之輕敵甚矣此賊之長驅蹂躪豈比

倭奴乎十分料理為之○備邊司啓曰臣等使有司堂上  
權盼持前後備忘往議于領相家則領相以為荅之不滿  
其意則反使兵禍一言有達於大義則獲罪 天朝而羣  
議皆以大義為難臣意亦然云臣等所問只是胡書所荅  
之辭而領相之荅如是何以為之敕票傳曰知道此胡書  
荅與不荅中如是不決可乎此事勿為更票自奉司某樣  
速處如是極遲而終免大禍者未之有也予言不再○已  
卯傳曰都監郎廳等累年監董其勞非輕前後累度傳教  
尚不舉行吏曹極為非矣都監郎廳鄭賜宋文吉等及他  
郎廳監役官並實職速為隨闕盡授○傳曰 欽賜銀子  
久留于內未安下何司乎備邊司啓曰此銀子似當下于  
兵曹一依 皇勅內事意應給各人計開票奪今等頒賜宣  
布 皇恩宜當傳曰此銀子自奉司典守量數分給戰亡  
人妻子其餘俵給入防軍卒以修 皇恩 雖有是命竟無  
案忠矣○傳曰大內妖變日熾而兩宮畢役無期加以邊事  
孔棘予切憂悶予觀兩宮則仁慶宮明年畢役似難矣慶

德宮則大內幾盡造成但石役浩大若優數質石則明年  
內足以畢役未造處木役亦各別檢督明年勿退完畢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三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十四

九月朔庚辰吏曹啓曰都監卽馳李燾金命男贈職察啓  
 事相考則李燾已未三月十一日曰傳教都承旨延贈金  
 命男時無延贈矣傳曰金命男洪汝亮延贈工曹參議○  
 義禁府啓曰軒架雜像造作案付畫員及匠人散入諸都  
 監請大禮事畢間更為末役各道戲子日期已迫全不投  
 送莫重大禮恐生大事諸道監司處請各別費馬催促傳  
 曰允○新闢營建都監啓曰前後聖批以大內妖變熾盛  
 如在水火中為教臣等不勝憂問慶德宮已造間架至於  
 一千五百間如大內正殿東宮寢殿諸別堂內人入接處  
 幾盡營造寢殿正殿東宮寢殿專意合力而他處石子林木  
 益入此處則今年之內尤可移御移御之後諸別堂漸次  
 修造甚合便宜况魚水等別堂材木未集何可等待此役  
 之畢而始議移御乎東二別殿西別殿楹水別堂後面雖  
 無階石土脉堅硬地勢天成不必強排階石至於大小各  
 衙門則雖有一二未造處尤是止接臣等之意速御新闢

以避妖變仁慶宮役事及慶德宮諸處役事暨且停止就  
於慶德宮寢殿正殿間行陶及大內未修葺處為先營繕  
趁此冬前及時移御幸甚傳曰今此營建之役當初嘗料  
有西賊之憂又豈樂為之事乎仁慶吉地之悅前日李德  
馨名啓唐人葉靖國私譽之語矣以此營建而慶德宮則  
不幸大內有兇魅之憂切急於移御不得已而造初不料  
如此之久也監董之臣豈不盡心乎哉而我國人心本來  
澆薄造言惑眾非一二事况此營建之舉自上年四月  
以後有口者皆言此役不可不停疏劄紛紛予亦甚痛但  
虜騎長驅則何可計乎不此則垂成之役一朝停止後日  
更造其弊如何且見兩宮之役則雖停他役慶德宮冬前  
萬無畢役之理矣况仁慶宮只二正門方為始役速畢可  
矣徑先停役未妥此宮有何大段之役乎慶德宮已造處  
移御後畢役事勢難便今可暫造勿如既造之玩愒解弛  
使於明年完畢○辛巳儼禮都監啓曰今九月十六日告  
廟親祭時軒架雜像目傳教堅藏點閱而虫損褪色不

無破毀之患修改功役必須彳定役軍賦後為之役軍依  
前例令兵曹定給呈戲才人前期行會於各道非一非再  
而萬端私頃專不起遂日期已迫恐難成形各道觀察使  
處發馬行移及期上送且本都監謄錄付工匠等畫屬於  
他都監清限事畢間還定赴役送之○備邊司啓曰自古  
賑恤之任以大臣為之者救活飢民莫大之事體面重而  
難令行故也性在庚戌年曰兩湖飢荒以蕪互曹判書黃  
慎為賑恤使黃慎乃府院君則位非不崇才且有餘而必  
援例啓清以左議政李恒福為上使况今失稔誠前古所  
罕之災賑恤之事又非庚戌之比請依前例以大臣為上  
使送之○以尹詡為大司諫吳汝樞執義沈諱舍人崔漢  
司藝黃中允成夏衍持平柳汝恒正言金振遠說書

徐因楨之妹夫也 不撤一字 赴舉時考官將化 卷文 字移

書于 依連之 米並解 高退後 以 米平 判官不 奔 長 坐 度

○壬午傳曰近日舟師事日漸解弭各別盡心料理有材  
木處嚴飭邊將勿令濫斫且前統制使措備米布甚多云

御下去卽為優殺上遂在逃送賊罪人亦宜設法贖捕事  
統制使處詳細言之○柳忠立啓曰臣以別殿親祭祭文  
考准事末詒香室懸見各殿祝文儀軌則永崇殿則  
曰清酌庶羞奉先殿則曰蘋藻庶品所謂蘋藻者乃用  
茶而不用酒云明日一處奉安之後一則用酒一則用茶  
非但有違禮文太廟四室及光祿大祭祝文皆以清酌  
書填而獨此奉先殿祝文以蘋藻書之尤未曉其意請  
令該唐急速議處傳曰允○遣致祭官睦大欽遙祭劉摠  
兵健喬遊擊一琦于鎮江淶河之役劉喬俱死節劉摠兵  
卽丁酉東征時大將也○癸未王奉影幘親祭于南別  
殿○傳曰妖言惑衆者斬在法嘗眩景福宮乃法宮舊基  
而老宦一二人外無可知人故不得已將一見舊基此堂  
重建之意乎至以仁慶宮相通於景福宮營建云云或有  
畫賣彰義洞人家云極為痛駭令漢城府挂榜知委使勿  
驚動妖言惑衆者集示中外○政院啓曰今日舉動門外  
仍行親祭明日又將親臨景福宮夫景福是我太祖經



始舊基也聖上之欲為一幸不過周覽制作規模之如何  
但今兩闕之役經年未完西北之虞日漸艱危防秋徵發  
早矣赤地此正聖上軫念之不暇豈可為非事之行以招  
遠近之疑乎一自命下之後中外之人咸曰又自明春將  
營此宮萬口譁然聖明萬萬無此事而下民先自驚惶此  
雖出於人心之澆薄亦可見民情之悶迫臣等將以此意  
具由仰瀆法觀脩忘不勝感幸茅胥動之浮言雖或挂榜  
而知委人心之自安莫如行幸之還寢敢啓荅曰舊官過  
半作古 祖宗法宮舊基滋速往見可矣勿為煩啓○甲  
申傳曰熊經畧前大米石命依上年例擇送○脩邊司啓  
曰伏見李覺狀啓經畧衙門下人以米命及問安使不即  
到來明言於譯官問安使想已進去米命依楊經畧時例  
具揭帖差一譯馳送清所送米命預為擇待事朴燁處下  
諭傳曰允○以秘密傳曰胡書至今不答事機漸至周測  
頃見熊經畧憲牌騰本兩帥殺死之說誠若不虛則彼賊  
必日望荅書之來而終不見報故盡殺兩帥也兩帥雖可

惡獨不念累千生靈予雖不念數千之卒亦不念  
之危止乎我國如有一毫可防之勢則予何憚而不從沽  
直之美意乎此賊用兵如神而兵滿十萬橫行天下亦無  
所難况我殘破小國予予靜夜深憂繞壁仿惶鄭忠信治  
裝事已為下諭今可速修答書勿入他語只以前日下教  
欲和則何以盡殺我國人物乎等語措辭與金澤一時遂  
之則虜雖兇狂必有所答之言如是則姑緩數日蹂躪之  
兵禍矣事已甚急當日內急急議處備邊司啓曰頃日相  
書再至欲修答書則大義所在倘或差誤未免獲罪於  
天朝故姑以 天朝差官方留我國之說令河澤傳語虜  
中之意具由乃啓指授於朴燁矣目下事機以前大異與  
賊通好之說展轉流播 中朝大小衙門莫不致訝然經  
略詰問表澤之辭尤極痛惋况且周 御史咨中烏龍江  
造船採問之事亦與張至發陰順則船舸南指之說相表  
裡豈非可懼之甚乎若於此時答書乃遂則不察措語之  
善惡徒見泄來之跡益堅疑我之心臣等愚意答之以書

終有所不可鄭忠信已令裝束姑矣河澤之還以斬殺我  
人等語注說伊賊試觀其所答似合機宜傳曰此啓解本  
意未得解見矣世則又令鄭忠信以言解注說乎我國事  
無大小係于胡書事一一 奏聞則雖有張至發千百輩  
此不過丁應泰所為而已吾何畏焉大槩此賊以八月初  
旬間出遂金澤則今雖欲遂答書伊賊必不信矣何可又  
待河澤之還乎既已過限不答則宜有更遂河澤之理乎  
其動兵在擔心矣本司如是力防之意乎不能知也今者  
既有執言之解何患他憂乎雖 中朝人知之以我人盡  
殺之事致詰云則有何一毫可畏之端乎乎意已盡論之  
而本司終始堅塞此六天也宜容人力本司好樣處之子  
言不再○脩邊司又啓曰臣等伏覩批下之解聖意所在  
宗出萬全今此胡書之答難容再誤既以口語令河澤並  
差胡乃遂事已經啓下而行會則河澤等必已回去姑待  
其還更議處置者豈有他意設或答書其措語必不 決  
於伊賊則伊賊之怒不可解而 中朝之耳目甚可畏寧

以口說性復探試以觀事機之變遷容我策應之如何耳  
我國今日待夷之事無論大小一一奏聞則雖有人言吾  
何畏焉誠如聖教而奏聞之際語有斟酌則他日責宰之  
患安保其必無乎今雖以詰責之語為辭而答之既有其  
書且有差人則難免信使往來之形其不為中朝疑我  
之明驗乎昔在倭亂丁應奉之讒搆我國其所辨明者皆  
有可據而楊經略以下文武將官皆其所敵相與痛辨故  
伊時雪憤易為力矣今者張至發等參奏之辭浩因直  
廣諸衙門所得於耳目者為之說則我得何辭而自解乎  
近觀通報及諸衙門咨會其疑我之意大半呈露豈非可  
畏之甚乎此臣等所以終始痛悶於修書者也前啓辭中鄭忠  
信已令裝束徐待河澤之還詞得賊中情形另議處置未  
為不可臣等待罪愴局籌邊無策只貽聖慮於宵旰臣等  
之罪萬死無惜敢此中稟傳曰兇賊旣以不卽答書生怒  
則河澤還來何可期也今月內鄭忠信等入送先問欲和  
而何故盡殺我國人物之事則必姑緩今冬之兵禍矣更

為十分詳量善處○王幸景福宮舊基世子占從○乙酉  
傳曰今見李覺書狀經略只以防守江邊之意言之別無  
徵兵之語必是表差官之所為更為觀勢察處亦非晚也  
○新闢營建都監啓曰助工木允數五十五同內已捧之  
數二十六同未捧三十餘同其中以嫡長忠義衛受祿之  
人居半亦有外任者在喪者茲未得一齊收捧而未納人  
貧至於再三請推今方以十五日定限替捧之意敢啓答  
曰依啓京中未納人貧一一書啓各別推考每朔所納人  
姓名並詳細書啓○內醫院啓曰臣等曾因浙醫等別樣  
破格論賞之教業成秩高者特除守令新抄者東班宗職  
除授事入啓蒙允李蕙汀李希憲則特蒙恩典准趙興男  
中得一獨未蒙恩不無向隅之嘆清卽施行以為聲勸  
獎之方從之○丙戌傳曰今月二十一日漢江水操親臨  
試閱二十九日郊外習陣親臨事察為○備邊司啓曰伏  
見周御史咨文卽是烏龍江賊取造作虛宗事也所謂烏  
龍江未知的指何處今當答之曰考之天下地圖我國咸

鏡道越邊有黑龍江而此江亦不知果在何處伊賊雖或  
造舟無得知之意請令祔文院措符以答之○新闕都監啓  
曰老職堂上尹景仁朱紅三十斤荷葉三十斤願納必有  
希賞之意都監既無可施之賞所納彩色還給為嘗傳曰  
勿為還給加資宗職除授○新闕都監啓曰前縣令宗慶  
英願納正鐵三百斤目今鐵物造作之役極為浩大請宋  
慶英所納並為捧用荅曰守令除授○丁亥傳曰親臨習  
陣前無故日一度習陣事言于訓練都監舟師廳堂上會  
同大將中軍漢江舟師預為習閱事言于舟師廳且親臨  
試閱時上下皆戎服乎令禮官預為定奪○傳曰碧潼亦  
是賊路初程別將擇差使之擇帶軍官下去而三甲武將  
亦連差送備邊司啓曰西邊一帶賊路要衝之處守令邊  
將必欲擇送政為今日地也除大鎮城守處外其餘別郡  
添却別將共否亦難遙度張晚受任專閩心已料理似不  
必自此差送姑先下諭使之商度而處之宜當大際張晚  
之啓請鄭起龍南以興李瑛等者意宗在此鄭起龍雖不

得下遂請南以興李瑛卽令下遂以便聽調傳曰依啓鄭  
起龍等速為招耒京中觀勢調用○戊子舟師廢啓曰新  
造荊州舡三隻及慶尚道回來致敗舡二隻改築之耒事  
別將宋希立曾已下遂于扶安今見希立牒呈則荊州舡  
今始赴役而改築舡尚不始役請本廳軍官給馬下遂使  
之替役急急上耒送之○傳曰兩宮石役極為浩大必多  
質石材木頗為不足云若廣論優納則不煩民力而可以  
補用價物皆當內下遂速訪問以啓○己丑舟師廢啓曰  
漢江前洋水操舡隻今方整飭矣茅念龍山上灘自亂後  
匠生水淺漢江下水庫前灘自古淺狹體大龍舟及兵舡  
似難適上故在前親臨水操之時例於楊花渡望遠亭前  
洋為之而近耒其處亦有間間匠生處每朔上下弱之時  
則潮水不漲許多舡隻運用難使晦朔間潮水盛漲之時  
水操之勢便當云水操處所以望遠亭前洋啓下何如傳  
曰依啓然則水操以二十九日退行○傳曰進士沈懋勿  
學趙碩金好善安斗明蕙鳴鶴趙元方具仁至趙成棧沈

度吳汝樸姜添慶黃有慶家代並入于仁慶今政除職在  
尊尹賞迓家代石餘間入于仁慶宮未許通則許通已許  
通則加資慶德宮家主張倫張伸等已捧除職仍傳而尚  
不舉行今政除職○傳曰兩宮家主納材納石納錢人一  
一詳察茲除宗職前別坐韓確家代六百三十間前引儀  
趙嵩三百八十七間司果李支達一百八十二間前那守  
李彥直一百六十間前俞止權述一百三十七間前判官  
印和珍二百二十間前判官朴尚俊一石十二間內官柳  
流吳一石五十九間盡入于仁慶宮並加資韓確趙嵩宗  
職除授前監役黃一皓家代四石間入于仁慶宮守令陳  
授禮曹參議李命男以影順奉衛黑次受命性還有應  
受賞加尚今適患病今政加資監察以四館別遷者依舊  
例擇擬營建都監郎廳監役等官勞苦非輕而尚不付享  
職今政推移盡付故潛邲師傳朴光前長孫朴春豪某察  
訪除授成浩子女機除職李瓘子斗望身死其弟斗昌某  
守令除授針醫金澄李濟仁除職裴以龍前仍傳詳考今



政除職前都事安佺家代二百二十二間入于仁慶宮六  
呂宗職除授祿名望前後闕事即聽並擬金存敬之行醫  
負邊忠吉病重云加資宗職除授今政下批○庚寅以趙  
績韓為禮曹參議柳舜翼兵曹參知裴大維同副祿名鄭  
廣敬典翰沈暉輔德韓曠副應教尹訖之左曹正郎李志  
定禮曹正郎朴成章李慶澗刑曹正郎尹貯南以敏工曹  
正郎李浚天持平韓定國校理徐國楨任興浚吏曹佐郎  
韓亨吉李遜權沮左曹佐郎申相禮曹佐郎柳汝恒兵曹  
佐郎韓允謙鄭雲瑞俞湜刑曹佐郎俞贊曾李師崗工曹  
佐郎金守亨金葵夏正言吳汝撥朴有章修撰閔藻司書  
朴耒章柳汝恪副修撰任器之待教奇秀費檢閔洪憲奉教  
○辛卯備禮部監啓曰備禮之時軒架呈戲專掌戲子之  
事故告 在大禮今九月十六日擇日之後各道才人前  
期上遊事至於裝馬替促而三度習儀只備一日上色才  
人不為未到事體埋沒全羅公洪慶尚黃延等道觀察使並  
察之未覩才人中雖非上色不得已行禮之意敢啓傳曰

依啓○傳曰此賊桀驁方張必不待道陽之陷而搶犯我  
國予常憂慮合水後搶犯之說今果驗矣當此邊上極虛  
大旱歲饑之日雖以一枝兵來犯邊鎮孰能呵禁乎添兵  
運糧等事各別催督而鄭忠信等入送則庶緩今冬兵禍  
矣只以傳教之律速修答書入送以唐差官方留國中今  
始送答云云而仍問我國人物盡殺之由令忠信等措律  
曰倭奴則盡還我國人物至今修好而別無國書爾等何  
用如是云云則虜雖兇狂必有所言而不可姑緩兵戈之  
從事矣當日內更詳議處○壬辰司憲府司諫院啓曰自  
前國有大慶則還宮之時或設玩戲之具而今年旱災振  
古所無加以西憂孔棘抄兵無策此望軒架雜像呈獻之  
時乎請於十六日還宮軒架雜像勿令設行答曰若非如  
此事則爾等何事論啓于大禮已迫應行之禮何必停廢  
乎况時無警急勿為煩啓○傳曰水操時訓鍊都監所屬  
舡幾隻舟師廳所屬舡幾隻調用乎舟師廳啓曰本廳舡  
隻龍舟三隻卜舡六十四隻而訓鍊都監移送八隻京武

各官各鎮浦分置二十五隻外時方留在点江者三十四  
隻矣本報取隻初非戰用而設故操鍊兇具無一備者粹  
入教場必有齟齬之患今方推移整齊而應入格軍不下  
七八百名不得已調發三江居民孰能諳委舟師乎黃迺京哉水  
配矣傳曰知道三江居民孰能諳委舟師乎黃迺京哉水  
軍抄發上遂習操可矣若連下諭于兩道監司○義禁府  
啓曰軒架呈戲專以戲子為之而上色才人則無一名未  
到國家莫重大禮不成模樣只以雜色才人習儀為之注  
之廣大等物則自前左唐例為改修進排而乞不舉行請  
當該郎聽察之傳曰乞益勿棟赦前習儀事自上何知之  
自外察為○癸巳舟師聽啓曰本廳設立時各取格軍以  
三江居民抄發成冊矣今將習操用此人充格也後庶無  
齟齬之患且各道水軍皆是備價給代之類不解操舟抄  
發之際徒有騷擾之弊臣等之意兩道水軍不必徵召以  
入番水軍及三江居民充格習操宜當傳曰今番則雖姑  
依所啓為之次日緩急之備不可徒恃三江無統之民京

畿黃迤水軍各別督番調用急速料理○傳曰習陣後觀  
武士應參試才人預為啓下○傳曰明日經夜舉動左右  
捕盜大將閩門外不輕扈衛新設捕盜大將 宗朝近處  
堅守扈衛且內外巡各別為之○傳曰明日出宮後都城  
門早開晚閉○又傳曰明日經夜舉動武將擇定守宣軍  
人明政殿門外堅守○吳希吉上奏告前縣監金自漢陰  
懷不軌事下義禁府雜治之竟無驗自漢放逆希吉遠寬  
希吉之妾即自漢婢也謀陷厥主捏造無根之說得免反  
坐真不憤之○傳曰自古及今未有不量力而善應變者  
也今日國勢如何數萬軍兵一國光祿盡陷於虜中賊雖  
不來猶恐不能自守况鐵騎長驅則其以兩西不教之良  
民式遏方張之賊勢乎予意依前下教以尹暉擇帶澤官  
吏文學官過親祭後急急入逆于經略前量抄軍兵防守  
鎮江或東路某鎮待我國邊臣馳報即為越江未救之意  
各別移咨而仍令尹暉盡心周旋且近日邊報使之一一  
騰送宗合棧宜當日急急詳議善處備邊司啓曰西邊防

脩蕩然無形添兵瓜守之舉尚未規畫水合則伊賊未侵  
之說屢發於去回者之口則借勢 天兵防守鎮江以為  
犄援策之上也資清經略衙門似為宜當芟念我國之於  
直陽其形勢迭為唇齒今者兇賊卷衆西向進薄懿路直  
藩危如一髮此正我國整兵奔赴之秋我國之勢雖甚危  
迫虜騎時未衝犯其與直陽之方被兵者緩急有別而我  
則不赴目前之急乃反請救將來之禍則未知經略之意  
以為如何頃奉 勅書有曰挑選精銳據險列屯相棧戰  
守庶道左右終藉應援之助 勅名所在匿可知矣不此  
之圖而徑自請救誠有所未安敢啓傳曰啓意深矣以金  
繳狀啓見之則熊徑略亦極言防守我國邊上之意小無  
徵兵之言云本司過恟於表差官之言誠可嘆也金繳書  
狀亦言表差官徵兵無據之事矣大槩此非今日出來相  
救之咨也乃恚恙出救之意而本司既不善為羈縻之計  
又不請救於 天朝但欲坐俟花山之禍予嘗自仰屋長  
嘆而已卿等十分詳議善處恪邊司啓曰臣等之意前者

已盡陳達大槩金做之行不久當至姑待此行之還更議  
以處似嘗傳曰本司所為予未知也胡書則至今不答清  
救 天翔事又堅防至此前頭合水後必有花槍不待智  
者向知之其可以我國兵力能過滔天之勢乎○甲午王  
幸 宗廟齋宿○乙未王詣太室行祭平明始畢日出還

宮呈倡優百戲儒生耆老至於倡妓皆獻軸頌德 王駐

輦耽玩日午不止三司再啓渚不遂至午後始還宮中時

御仁政殿受賀頒赦○冠服勅書告 廟後教書王若曰

翟服誕頌既揭追崇之典鳳綸荐至更循虔告之儀爰息

宰荷於便蕃推喜詎拘於重履念聖后劬勞不卒願躬躬

孤子何依石紐遺墟夏禹之哀恻彌篤鏡奩舊物漢明之

孺慕難窮竟違乞養於坤闈乃繳貤封於天陸命隆三錫

等 皇族之私行物備七章出尚方之秘藏宣料申休於

芝檢益增改照於泉途 聖旨溫音慰顯尊之誠願深仁

厚澤感涉降之精靈尹體臣情知古今之罕遇禮緣人理

悟存沒之異宜式陳殷薦於履選載啓老言於玉几設衣

裳而如在月出仔遊思嘆語而莫聞霜悽起愴此生此日  
拜 帝賜而赦忌為孝為忠奉先漢而無怠肆值播紳之

賀特宣動籥之和自本月十六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徒

既付處安置充軍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於戲道盡

彛倫美化銀慚於務本政平象魏祥刑庶敘於惟終○表

差官齋來 賜銀 勅書李覺許買焯角等事告 丙辰

教書王若曰大賚垂恩荐奉固藩之鴻典小邦依惠聿敷

解網之彛章一札丁寧三軍踴躍願推寡德叨守石函掃

履箕封荷乾坤之覆兼滌証璿牒仰日月之昭仰肆當周

戒之北征敢效衛受之東邁 皇靈載赫奇功庶助於播

喉師律不臧捷奏未傳於獻歲是乃無能乎敵愾方將獲

度于遺憂何知蕃庶之寵頒奄及創殘之遐裔問生帛死

萬金特費於天倉飭怒揚威三錫更資於戎先龍沙戰骨

應思結草之酬寧塞底兵咸奮饒饒之起斯豈一人所喜

宜宜八路均歡祭野安家知有依於父母張弧用火想無

負於尹臣阮陳明裡而禮成式亦寬條以慶洽肆赦百官

加資如式於戲銘肌倭髓恒輸微悃於紫宸湯穢瑋乞異致  
新休於青社○丙申王出浙仁政殿行飲福宴張女樂于  
殿中一依上年例○執義吳汝穩正言金守貞啓曰今此  
大禮至嚴且重而進膳之際掌膳下人失手傾覆還或墜地  
之物而該官不為檢飭敢為進排當該官請拿推荅曰依  
啓○政院啓曰自上方在調攝之中日勢既暮已行九爵  
且東宮方為儀樂清罷出傳曰世子寒疾不至大段不可  
不成禮時九爵已卒夜漏已深而尚未罷宴政院再啓三  
司迭陳皆不從○丁酉親藉都監啓曰都監所藏工人冠  
服專為親藉大禮別造新件而每於行禮之日掌樂都監  
啓清移用若此不已則必至於褪色他日親耕恐不堪用  
請今後舉動時勿復移用堅箴以待從之○傳曰小輩近  
仗所着巾服麁陋無形極為褻慢而儀仗庫郎廳不為請  
改于該曹極為駭愕本庫郎聽推考謁 聖奉高前速令  
改脩今後慎勿慢箴俾無頻數改脩之弊○以永宗殿奉  
先殿二 祖影慎上未時留住于開城南水原之故遣翰



林賡書題試士于闕城府取俞省曾等四人○戊戌傳曰自古文武科放榜第三日文武壯元各率其榜下拜謁于文廟乃二百年遵行之例也近來百事解弛新及第生進革或不為謁 聖云極為寒心今此文武科明日無遺謁

聖事令該曹各別申飭○傳曰本月十七日飲福宴殿坐時宣政殿內塵埃全不淨掃當該司鑰推考○傳曰親臨習陣以本月二十九日退定而二十一日郊外觀武士先行武臣宗室正二品以下及武臣禁軍都監武士中驍射馬上士人及砲殺手並抄出當日內規矩書啓兵曹啓曰武臣正二品以下觀武士則以庚戌年規矩已為書啓矣宗室觀武士胤後未嘗有親臨之舉只有宗室別試射規矩故以此書啓矣但取考庚戌年觀武士規矩謄錄則各樣書啓落點而武臣二品以上則取數不多故不為初試直舉觀武士堂上以下自取取士入格人書啓觀武士砲殺手名不為取士直舉試士云而近日連有舉動許言武士勢難及期試取漫舉案為之乎且禁軍則毋論未出

身並奉予只出身試取予宗室志為試才書啓入奉親武  
才予何以為之傳曰日期已迫何可先試只抄出能射者  
書啓○政院啓曰自上調攝之中累經大禮勞動已極况  
此寒候若行郊外舉動則有好調攝清郊外凡舉動並命  
停止荅曰予素患火症凡疏劇啓鮮只添予火症而已秋  
成後薄武宗乃安不忘危之意也况當此時其可已予嘗  
參酌為之勿為煩啓○兵曹啓曰禮曹公事親臨試閱時  
以上下皆戎服宜奪矣但都監與兵曹事目禁練中必有  
援例奉行之事請令兵曹及都監並為參商施行啓依允  
矣考諸前例自上馬坐具戎服毋論侍臣百官將士皆以  
戎服而但兵曹都摠府常時奉動時以冠服侍衛冠服亦  
是戎服兵曹都摠府冠服禁軍具甲冑其餘扈衛諸將及  
侍臣百官並以戎服侍衛事目中添入侍曰依啓○備  
邊司啓曰我國南隣曷夷北接山戎自古用武之國莫我  
國若也而兵農無別究其宗則率皆無用之兵也臣等愚  
意中外西軍之外如軍功雜職書史僧徒鄉吏官屬自隸

羅將漕軍水軍驛卒山尺才人白丁諸色匠人公私賤各  
項保率之類並皆常時調兵所不及者其中必多才勇堪  
為戰用者方當先為之日若能推誠開諭以厚賞則豈  
無借作而同仇者哉今兵曹別立事目悉悉舉行為當傳  
曰依格予意則兵農遠為區別而如此召募之類休養輪  
回戍邊可矣更議以處○己亥傳曰渴 聖時出題太晚故  
事事寔迫今此渴 聖時焚香後即令儒生入明倫堂庭而  
早為出題○司憲府啓曰近年虛僭成風有賞無罰宗室  
之納物于都監終享平生之榮富豈不怪哉至於納石者  
予愧以監令得受二三品宗職言其直則一等之祿足准  
其價非但石器之根監國儲之虛竭莫甚於此清納石宗  
親等為君為都正者一切削去傳曰徐當散落○庚子王韋慕華館觀武士○傳  
曰砲手別監自前亦為試才矣習陣日並令入試○辛丑李士慶為大司諫  
柳仲龍掌令安景深弼善柳汝恒持平柳鞞獻納李志定金崙正言  
○壬寅營達都監啓曰鄭大海今將發送江原道矣江原一道人民凋弊自十許  
年來困於伐木之役故上年冬自上特軫艱苦之狀許令給價買得

而公家之事雖欲損上益下猶未免抑勒致怨况今年失  
稔前古所無若驅迫飢困之民責之以莫重之役則抄兵  
運糧之餘萬無支吾之勢柴木前市人等上年遂授十同  
之木今年未納二千條此則平價准換導革亦無完尙今  
上依上年例分給木同使之預為賒給於山谷屋民以為  
明春收合上來之計而鄭大海亦為量給木同勸諭各邑  
一依柴木前市人等之規雇得水手作筏流下而兼用官  
力進行程替則其勢必易矣傳曰依啓慶德官柴盡造成  
而材木不為擡節年年研伐字用憂悶然事勢如此更加  
詳量明年修葺材木應入數熬鍊鄭大海恙恙下遂以可  
用材木募得上遂勿以湖石不用材木苟充伐遂勿徒委  
于老人大海必親見詳察實遂事十分中餉○傳曰雨勢  
如此更為祈晴事言于該憲○傳曰大駕詣 文廟幄次  
後恙恙百官班齊行焚香禮禮畢還幄次即幸明倫堂早  
出書題毋留一刻○脩邊司啓曰西北可虞之機甚多添  
兵運餉等事前後申飭非一非再而目今虜勢日盛秋防

正善尤不容畧刻遲緩而兵則卽今見兵其數不多合水  
節迫防禦空疎令兵曹急速稟奪糧則兩湖之米分作三  
運已令該曹催督矣秩高大將領率重兵堅守事則令體  
察副使擇其形便定將把守為當南以興李璘等亦速發  
遣使體察副使隨處调用傳曰依啓設科各道勿狹規矩  
廣取武士則十萬精兵不難得矣且壬辰亂後出身者至  
累萬雖或死亡餘存者必多急急抄括分戍西北而表  
表有才者隨聞调用於邊將等戍則足致人心之興起矣  
茲令該曹速為議處巡邊使若擇送則不患將帥之無人  
南以興上未未久觀勢调用李璘年老以年少有才略曉  
健武士擇送可矣○癸卯舟師蘇啓曰水操時舟師格軍  
則雖以三江居民搜括充數而至如各舡所騎砲射手則  
常用都監軍士矣第念行幸時扈衛水原軍五百名似為  
不足竊聞江華東伍軍兵頗解水操節次清令本府中軍  
沒數率領今月二十九日未點過水操後下遂傳曰依啓  
○左議政朴弘者啓曰出承旨命馳詣閣下注書未宣旨

意乃儀勲事也夫賊酋兇逆之狀宗前古所未有聖上燭  
幽而發奸誅討既加克黨伏辜其戡定禍亂再安宗社  
莫非聖上之功則今日群下之情惟在於掄揚聖德之萬  
一耳前者韋布抗疏政院陳啓以至三司同然一辭在廷  
臣僭日竢俞允而自上崇執搗譴又下儀勲之教聖上之  
無競維烈豈後群下不必儀之勲乎臣既承命獻議今不  
敢更有佻說荅曰未勘諸勲甚多而因大臣有故今至六  
七年不得策勲應參人次第作故予用愍惻况邊事日  
急速為儀勘諸御為國勘難策勲行賞例也自有何可  
紀之勞而加上之號乎○甲辰大司憲南陞大司陳李士  
廢執義吳汝楨司陳鄭道掌令柳仲龍蔡承先持平黃中  
允柳汝恪獻納柳韓正言李志定金崙啓曰有其宗則名  
固隨之堯以敘明而有放勛之號舜以濟哲而有重華之  
祐未聞謙讓而不居今日掄揚歸美之清聖上烏得而不  
監乎靖亂安社之功冠卓石王而終始揭憚天下後世  
孰知聖上勘難之偉烈賊酋射天之大罪乎請依該曹公

事汲汲設局以完符儀答曰臺陳事只之道不外於格非  
補闕而已母為此蔑宗浮誇之論○弘文館乞上劄請之  
答曰予意已諭于兩司矣○脩邊司啓曰六鎮三甲則邊  
患之可慮無異於西方前歲聖教眷眷於此臣等望不欲  
揚念奉行而顧無着宗之事臣等之罪至此大矣添防之  
兵已令慶尚江原兩道精抄入邊依兩西例六鎮三甲及  
吉州以南各處防守將領軍兵詳細開錄並與節制方略  
而急速啓聞事請下諭本道巡察使處傳曰依啓○傳曰  
各道明火大賊處處竄發兩湖及圻老都城門外尤甚云  
此雖出於抄兵飢饉之致然蔓則難圖一邊撫綏鎮定一  
邊嚴察督捕○乙巳合司連啓請加徽號答曰已諭任煩  
合司再啓答曰已諭○左議政朴弘耆兵曹判書柳希奮  
判敦寧府事閔馨男文平尹杓公亮刑曹判書李慶全判  
尹韓希吉工曹判書趙振完昌尹李覺知中樞府事金存  
敬左尹李慶涵右尹閔仁伯吏曹參判柳希發左曹參判  
權貽兵曹參判柳慶宗一善尉金克鏞工曹參判朴鼎賢

刑曹參判趙國弼青寧尹沈大復杞原君俞大連行判決  
事慶暹行司直金大虛行副護軍南以興行副司果李成  
吉益興君李應順左曹參議柳孝立等以逆筠仗辜上尊  
弼事率百官庭請答曰不圖諸卿又為此言也凡事有其  
宗然後名名隨之顧予惟庸辨之不早致令逆豎恣行胸  
臆社稷幾危人心大崩幸賴祖宗默佑免賊仗辜逆  
思至今俯仰有忤何可冒受虛稱取譏後世斷無是理切  
勿更煩此後三司及百官日三上請不卽從○傳曰中  
朝又將進勦奴穴其在我國防患之計尤當着宗西北防  
禦各別急速善處備邊司啓曰中朝之進勦奴穴果是  
的報則我國邊上之事尤為可慮必兵把守着宗隄備等  
事本司前後中飭非一非再而今則事機愈急請體察副  
使兩界監兵使等處更為下諭傳曰依啓○傳曰目今合  
冰不遠邊備無形高淡大言其可扶宗社之危止乎依  
前傳教急修答書速令鄭忠信金彥春入逆羈繫○傳曰  
議重事再壯左相以問于領相勘定為啓向至今別無議



處使議勲重事又將遲留似為未妥自前議勲時大臣來  
詣先定元勲則命招元勳等茅以啓例也明朝早招左相  
依舊例察處○丙午荅左議政朴弘耆上劄辭議勲曰設  
或庭請一邊議勲可矣許獄外癸丑以後他勲並次第議  
勲○朴弘耆等率百官復清上號荅曰諸卿一啓已為不  
可百僚咸造又何迫乎君臣相順成體而上下意不相孚  
此宣忠厚之道也矧惟今日宗非群工廢事之時亟停退  
去各察其職○仁城君珙寧提君錫冷豐海君浩珍陽都  
正聃冷等率宗室請上尊號荅曰廷臣之請已為不可宗  
戚諸卿又何如是無其宗而有虛名人謂斯何乎雖不明  
寧容自欺宜察予情勿為更言○政院請上尊號荅曰政  
院為以此言乎予意已諭于大臣勿為更煩○脩邊司啓  
曰脩邊忘記大槩張晚引見時以為添兵五萬可守云添兵  
五萬雖不得一時調入四萬則勿減急急調發入邊關每  
且此賊不無衝弁咸鏡南道之理添兵運糧等事各各別  
議處賊若長驅則以我疲卒其何抵當乎一邊羈繫一邊

申飭防隘使無一毫虛疎之患事傳教矣近日賊勢未吞  
直廣之前似無專意我邊之患但我國父事天相恐我  
之儀其後或不無加兵邊上以為恐動之計在我防隘之  
恙最甚於前以西邊防隘言之四萬之卒其於把守要衝  
猶恐不贍而六何能容易辦得自前西北添防必調三道  
之兵十數年來徵費不任民力已困况今大無之災三道  
尤甚國家根本專在三南茲抄三南之卒似非長策臣等  
之意黃廷平安境接胡地隘常虜情苟得精銳則其於防  
邊寧有可恃兩道凡係役民之事一切蠲減使之悉意征  
繕則四萬之卒自可調聚而軍中糧餉亦可資辦無論進  
上方物貢物及營府郡縣責民需用之物並皆限年革罷  
至如公私賤內奴營屬及諸色工匠閑雜白徒悉費為兵  
調用於防守則可免遠地驚擾之弊成鏡道六一體施行為  
常傳曰以兩西之民簽費為兵何以防守乎必須廣取武  
士而亂後出身亦速調費可得其力急先察行進上方物  
事近常處置矣營府郡縣責民需用之物限年革罷貢物

令各該司議處○丁未謝 息使啓曰今者謝 息馬匹

多至六十正當道塞阜枯之時而一日所喂該惠以銀二

分磨鍊只給四十日之需雖無留滯未免飢餒况今多事

之時意外之患難保必無別剪豆價令該曹優數題給且

臣等一行原盤纏等物乞令該曹照例題給傳曰乞○傳

曰昨日習陣時放砲天鷲群大駕到軍門後乃作而左右

結陣乞為近狹故御乘馬等皆驚逸云一依庚戌年例大

駕望見陣外先作天鵝群而左右結陣乞稍退勿為狹窄

○倫邊司啓曰自前廣取武士其弊無窮軍額減耗人才

難得卽今邊上可虞之機日甚一日臣等之意西兵簽抄

一事更賜睿裁設科之舉雖不得不為設場舉行之際必

不及冰合之前請令該曹量定規矩別立事目從略試取

西北防禦緊要道里遠近各酌入防期限預為定奪務會

各道傳曰依啓兩西公私賤白徒其果能遏此滔天之賊

勢乎雖或取人卽為充定軍額則有何減耗之事乎十萬

雖不得取之二三萬不可不取若若稟定規矩廣取於各

道○傳曰國事艱危賊勢日熾人心不測邊圉踈虞飢饉  
荐臻土賊竊發予中夜無寐坐而待朝此誠何時而後尚  
文具之事不思 宗社大計乎上 雖設或可為之事虜騎  
長驅則何暇行禮乎况又不必為之事乎雖以廢差官方  
留之前答書差胡其可謂差官至今仍留乎此時只依前  
日傳教之解乃遂鄭忠信革則庶或姑舒目前之兵禍而  
合冰已迫 尚且玩愒不為善處江水一合長驅直擣則未  
審諸卿以何兵守禦却賊乎宜體予言急急議處○兩司  
合同清上尊號答曰予聞古語云前事不忘後日收戒粵  
在上年迫於群情冒受虛號有司援例仍行壽宴其時徑  
幄陳劄此非張樂受宴之日云是言正中時弊真格非之  
忠謨也况當今日豈容再誤宜察予情亟停勿煩○己酉  
監試會試二所應緝官以試官意啓曰初場二十九日詩  
賦題既出二二舉子執司憲府羅將來言曰此漢封出書  
題於門外其封出之書亦得呈上云臣等取考其封書則  
果詩賦題借述送人之事也問其羅將則其封書乃舉子

幼學尹昌震之所給而使傳於門外羅將者也近來科舉  
用術之弊一至於此尹昌震等請令攸司囚禁重治傳曰  
允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十四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十五

十月朔庚戌答藝文館劄曰此豈秉筆之官取陳請乎勿為更言○弘文館上劄請上尊彌合同請上尊彌答曰三司之職以繩愆閑邪為貴日進遜志之言勸加無宗之彌子竊異焉舍舊圖新勿為太煩○答金禧既曰上彌率裴爾取敢與論也他餘事當令議處仍傳曰此既使於議勳時處置○百官啓請上彌答曰寧可送也一言足以動聽如非其宗雖一日十章不過文具願予誰欺寧不汗顏乎莫謂子悅人言已念終始事君以宗子言不再勿為強煩○宗室啓請上彌答曰廷臣之啓已謂不可况宗戚之卿何煩更請予無功茂德已受之彌亦已取笑當時貽譏後世常自愧忸不寧于中豈可更受虛彌蓋重罪戾宜諒予情須勿更煩○司諫院啓曰近來倖門大開廉恥都喪禁府徑歷金禧圖濟已私而嫌其無名假托上彌冒陳一疏虛張其祖父悌甲之功至請策勳其依詐無恥愚弄朝廷莫此為甚悌甲不過以守土之臣臨亂節死而已褒贈之典皆已

舉行則國家之待悌甲又何加焉謂以死節而可錄則壬辰丁酉之間死節者何限謂以力戰而可錄則晉州錦山之役力戰者非一金德敏生奸濫之計嘗試君父倖於萬一猥屑極矣居喉舌之地驟然捧入請金德罷職不叙當該承旨推考荅曰徐當發落○司憲府亦論金德不送○辛亥傳曰初六日習陣後只都監殺手馬上才試才宗親文臣試射為之他餘試射試才初十日弘化門外為之○幼學陳起誠上疏大槩速膺上彌之請以慰臣民之望次舉錄勳之典以及當時同德之臣○館學儒生鄭遠等上疏請上尊彌荅曰此非首善諸生所可陳請退去讀書以為修己事君之根基○壬子傳曰謁 聖以十五日退行○千秋使李私曹聖節使南撤等在燕京以徐光啓張至菴等奏本馳聞其奏曰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徐光啓伏見逆奴捨禍建國僭彌攻陷開原將士覆沒遼陽庶寧岌岌不保關內人心惶惶靡措此其勢非昔年之俺荅宗宋朝之兀朮完顏亮也因糸邊上事宜其內一款亟遣



使臣監護朝鮮以撫外勢事也臣竊惟逆奴累勝未遂深入後有北闕前有朝鮮非彼貿首之讐言則我懷恩之屬也今開原不守北闕隔絕鞭長不及馬腹必且折入于奴朝鮮則師徒喪敗魄悸魂搖昨傳謾書恐喝挺激鮮之君臣事勢狼狽既為遜辭漢之繼以敗將俘軍羈留為質且怵且誘遂入牢籠贄幣饋牽文酬還往鮮奴之交已合無復東方之慮矣從此安心兩路奚止唾手全遼射天逆國殊未可量即使直左尚存而鎮江寬奠再一有失朝鮮又為異域後秦合小攻大鮮或不送費求假道易于及掌况奴之狼戾無親鯨吞莫敵第婚至親皆殺而併之何有鮮哉二者居一焉即我水陸萬里皆為寇塲矣晉楚爭鄭終春秋之世者為其左投右重古投左重也今結好朝鮮既是奴之狡謀則聯屬朝鮮即為我之勝筭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監方伯之國漢開河兩四郡通西域置護羌校尉都護長史司馬以控制諸國斷匈奴右臂監者察其情形護者扶其顛危也朝鮮形勢畧似西域寇氛之患亟於匈奴

奴安可置之度外乎 皇上數年宵旰殫財竭力卒滅國  
于強倭之手挈而與之今者不賴其用而棄以資敵失策  
之甚者也經畧臣楊鎬咨行該國激以大義勉以自強大  
義彼所熟諳其於強威殺計誘賫百出至於自強之策則  
該國素習文弱豈能強勉臣之愚計謂宜倣周漢古事遣  
使宣諭回以監護時與闡明華夏君臣天經地義使念  
皇上復國洪恩無忘報荅再與點破奴賊之巧圖惡併是  
其故智要盟偽約豈足依憑鮮之君臣明理蹈義寧欲感  
動奮叢察彼心神無二就與商畧戎機令其漸強可戰可  
守若被誘賫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一面密劫奏聞以  
便措置防範即狂謀無敵可以持角成功若暫守封疆亦  
是輔車相依譬之奕碁雖布閑着宗得外勢必勝之術也  
此項差遣宜用大臣但恐辜機難料仍須回顧國體若選  
取名將乃是戰守急需使事所重又非全在武力泛遣弁  
流冗職抵以辱國債事而已竊考詞臣奉使該國自有成  
規臣今自為願當此任道事急功不必多抽士象只須議

定餉給聽臣選擇恭佐義從二百餘人中帶巧工教師以  
便相機應用臣本文儒未習軍旅封胥禪衍之功何敢遽  
爾自許至於古之良使傳其信辭不辱君命臣雖不敏竊  
有庶幾之心但此舉兵家奇道雖事等班超而勢非強漢  
機欲潛深法應秘密出疆之日身入羊群宗垂廟口安  
危呼吸宜資權變事情遷貿難拘一律如蒙 聖命特遣  
受命以沒仍望稍假使宜以求克濟雲南道御史張至叢  
一本竊自我師三路表西三月以來諸臣請經畧請閱視  
請募兵 皇上皆漠然置不報直至開原再陷而後經畧  
熊廷弼之首始得一命廷弼壯敵素裕固足往畧東隅也  
迫之于危急存亡之際真有目不及瞬踵不及旋者即有  
奇安施所恃者 皇上軫危遘而惻然動念在廷諸臣有  
叩必從有呼必應幾轉危為安之一機耳乃今請御文筆  
殿異罪已詔之下允收卜之閣臣下考選之台省教塵積  
之內筭予以資佐機宜勳勳時事又漠然置不報矣夫開  
原既陷則北關援絕鉄瀋勢孤則遼陽益急則西虜交訌

合勢長驅三至河之險賊得<sub>以</sub>有之廣寧無完壁矣全遼  
去而山海危山海危而神京震天下事尚可言乎為今之  
計首防山海以嚴門戶向者全遼無恙山海于神京為藩  
籬今遼且累外則山海為緊要之門戶矣且宿重兵一萬  
一大將提而鎮之庶兵聲赫奕而奴不敢長驅也次守通  
州以重堂輿通與京為唇齒頃者該部議調總兵李恢信  
甚為得人今以薊鎮缺將復調之薊鎮矣則通州當另擇  
宿將一員揀發京軍一萬令在通訓練以張神氣無論京  
師緩急之為戎備即薊門緩急亦可以壯聲援矣又次防  
天津以固運道天津為漕運咽喉天津梗則咽喉塞該路  
已設有津營遊擊一員謂宜查其額兵若干再益以水兵  
二千選有智勇統雄之人無論資格授以陞備千把之任  
令分統水兵以聽遊擊之指揮庶水陸兼備而運道無虞  
也但今奴酋又賈結朝鮮朝鮮君臣惴惴自保能必其不  
陽衡而陰順乎陰順則舡舫南至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  
兗山之東淮之南皆順流而下運道阻則京師有坐困耳

亟宜添設道臣一員再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  
于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  
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庶賊舟不得南窺而海洋  
無警神京坐奠矣傳曰今見千秋使先來責未徐光啓自  
為出來上疏瞻本不覺骨痛氣塞直欲蹈海鑽地而未由  
也我國與此賊其果有如光啓疏中所構之辭乎出人誣  
陷之慘甚於丁應泰也 先王遣應泰之變尚不視事憂

悶痛迫况此千古所無之大變乎其為痛悶如何光啓之  
說自有東方管所未聞若不急急處置則光啓雖曰不來  
又安知復有如光啓者乎以事理言之則依 先朝李恒  
福入往例大臣疾馳赴訴於帝庭但今之大臣皆老病勢  
難注矣他使臣十分擇差急急入送快辭厚誣辜當日內  
速為議處備邊司回啓曰徐光啓疏辭以我國與奴賊結  
好為言一則曰遜辭復之一則曰遂入牢籠一則曰贖幣  
交酬一則曰棄以資敵至以監護二字顯作出使之名號  
乃曰情形變動使當責以大義密劾奏聞以便措置防範

云此由前日胡書之注復致有查廢之流言而熊經略問  
及於金繳李覽者無非流言之亟中則光啓之謀亦必因  
此而發許多辭說極其陰慘無形之言曰測之計形諸文  
字畧無顧忌其心已無我朝鮮矣臣等不忍正視極切痛  
惋之至一自喪師之後兩帥降在賊中尚保亮喘致令伊  
賊致書於我國行間於 中朝轉輾流播我以侍親以至  
此耳近觀通報及前後使臣狀啓 中朝之疑我不獨一  
光啓而已九卿會議覆題之辭其意亦同豈不大可惧哉  
不於此時專差具奏籲呼痛辨則布帛投行之患難保其  
心無而他日無窮之禍將不可勝言矣陳奏使亟令該曹  
急速擇差奏文令厥文院急急磨鍊宜當答曰依啓凡事  
皆有事機一失事機則萬事皆不得順成矣况此辨誣之  
舉于文書磨鍊非難而使臣差出不易此時何可拘常規  
乎廷請不參雖曰有罪二年減祿亦足懲矣壬辰亂初  
先王命放鄭澈鄭彥智等被謫人至授體察之任况只論  
啓之人乎今此辨誣必須擇用華國手段李廷龜

先

朝亦嘗善為辯誣以此差上使而副使則以尹暉差返尹  
暉有計慮可合矣書狀官則極擇三司出入有計慮人差  
下今月晦來月初生勿退設送時廷龜不恭度母廷請兩  
司請遠竄待命國門之外起庶以遣

○癸丑新設右邊捕

盜廳啓曰省觀察訪林棟去九月二十九日下直以掃墳  
事過富平於川地境三十日初昏岐川邊賊黨持弓矢刀  
槍馬匹卜馬盡數奪取奴子二名亂斫頭林棟則僅以  
身免還到城外云京城至近之地官負行裝奪取人物二  
名殺害事極驚駭本廳方聞見跟捕而請下諭該道期於  
措捕之急傳曰允○答百官啓曰此非寧謐之日危機敗  
狀不一而足雖上下憂動不遑暇息惟恐難救百僚曠職  
逐日煩擾國事之渙散有不忍言也何敢以子之無功蔑  
德召天災歛民怨之故終拂群情當於議勳之後勉從卿  
等之請宜量予意勿煩○答合同司曰已為勉從於朝廷之  
請勿為更煩○百官三啓曰臣等伏讀聖批有議勳後勉  
從之教聖心已知稟情之難過臣等如獲再生不知所諭

第以國事方急而不遑察任者所重在此故也我聖上惑  
亂之跡非但有光於列聖其永有辭於後世群下之微勞  
不過職分之當為而已雖或有收錄之舉安敢先議於上  
弔之前乎伏願更加三思快賜一俞荅曰迫於卿等之請  
屈意勉從各察其職以濟艱虞○合啓臣等伏聞徐光啓  
疏辭大畧毛髮盡堅心骨沸驚直欲與光啓湛血爭卞於  
天日之下而不得也該人雖曰同極而善無可乘之隙則  
雖有喙三尺烏得以售其奸乎孳戮之刑尚稽於降虜梁  
諫之行似歟於大義致令奸人得以藉口此臣等所以痛  
問者也卞誣之舉日急一日而自明之道不在於口舌善  
不先破可疑之端則一介行李雖項背相望恐無益而徒  
勞窮天極地之冤將何日而得雪乎請姜和立金景瑞李  
民寬及諸降虜等家屬一依法典照斬胡書之來一切嚴  
卞不荅亟斬金彥春一以明亭大之義一以絕中朝之  
荅曰當與廟堂議處勿為煩論○乙卯王幸慕華館親臨  
碧陣觀武士○丁巳傳曰都監軍兵乃是先朝與柳成



龍李德馨等十分講定設局訓練之辜而到今軍兵老殘甚多優恤之辜茂如誠可惜也今可詳議振作應募之策精抄添隊加數四五千常加訓養另為撫恤給餉等事亦為逆長措置○司憲府啓曰前府使李昇本是鄙頑內蔭至陞二品利人財貨以其子基安什贖於逆臣李和老之女其不有國法結婚逆產之罪不可不懲請削去仕啟荅曰依啓○以李覺為戶曹判書鄭廣敬舍人朴和義兵曹佐郎傳曰慶尚監司鄭造有應受賞加今政加資全羅監司柳穡加資柳穡鄭造益加嘉善皆以營建助工故也○戊午傳曰李廷龜尹輝等所啓急急停論使速察任事命招西司言之○司諫院啓曰禮曹佐郎韓正國冒占科第處辜顛妄頃日郊外舉動公然穿着無文紅紗表衣上下人負莫不駭視其犯禁怙侈之習不可不懲請命罷職曲籍朴文溟性年增廣初試以差備官舉子試券潛自換易入格者落見屈者參用心之奸巧極矣請命罷職不叙荅曰韓正國先罷後推朴文溟徐當若落○司憲府啓曰近

未科舉奸濫之弊愈杜愈甚今者監試會試外場之件不  
公之選近者亦無姑以奸狀現著者言之一亦考官柳公  
亮叨據首座專事行私出題之際不問左右不考書冊兩  
試書題盡為自出使退入解字童奴交通門隙及其科次  
取舍高下專任己意雖文理不續之作必置選中雖十分  
佳製諸考官稱賞則必以朱筆濃沫同卷考官至欲陳啓  
待罪叅試官亦皆被辱袖手坐視使國家至公之舉為公  
亮手亦壞此誠無前之大變也監察之任專飭巧偽而一  
亦監試官閔應亨與公亮同心行詐昏夜附耳密語試軸  
中切不切叅不叅之人無不預告應亨之風附公亮以助  
陰隱之罪不可不懲請公亮應亨並命削去仕版且公亮  
鹿鄙無恥國人亦知而使禮曹同議注撥不能詳察之失  
亦亦難免堂上色即聽並推考答曰依啓時公亮為上試

官欲矯行私之弊舉子之潛通考官宿構善製者盡黜之

由是被名

○司諫院啓曰賞功策勳莫大舉措自古帝王

莫不慎重越在我國代有勳績而同功冒錄絕無聞焉

先朝汝立之變起於指紳而所錄者二十餘人夢鶴之亂  
陷沒城邑而清難功臣亦只四人至於光國扈 聖少無  
濫及而茲錄推官乃始於乙巳偽勳則推官叅勳亦非古  
例况潛囑元勳指以為傳言通書注未有功而國人亦不  
及知者耶敵血而盟告諸天地祖宗雖人君亦不可容私  
彼元勳大臣其何敢任情濫錄邪注年翼社策勳劇開無  
前之例後日希覲之徒以此藉口今者戡勳舍下無恥之  
輩昏夜奔走人人自以為叅錄聖上在上保無混淆之患  
第近年以來公道掃地辟於所親安知議勘之間不有冒  
濫之弊耶請推官及問亭即廳等皆從以日月久近之限  
叅錄其餘則功勞表著者外一切勿許濫錄前後冒呈上  
疏上言並勿舉行以重國家策勳之舉荅曰當議處○陳  
奏使李廷龜辭職上疏曰臣真非不止過福占灾自速罪  
戾為世大僭極違郊外分甘誅竄聖恩如天尚今寬貸臣  
之始願所不及此席蒿囚首與死為隣不意天日之光乃  
及於覆盆之下拔臣罪籍授以重任聞命驚惶久而靡定

感激思私涕淚盈襟同時被譴之人俱在待命之中而臣  
獨首蒙湔滌念臣何人獲此不世之恩一死之外更無報  
答之路臣雖大病未蘇柴頓已極一縷之命尚在喉間顛  
仆之前何敢言病主辱臣死今義當赴湯蹈火亦不敢  
辭况朝天乎但當收召驚魄駭策殘軀以效臣節之萬一  
而已第念臣之負犯非是淺鮮罪過尋常彈劾律名極重  
公議至嚴設令臣宗有專對之才猶不敢偃然承當况臣  
空疎本無所能昔也猶不如人今又加老矣有何精力可  
堪此幹深恐辜恩誤事終累聖明之特簡也回惶踧踖措  
身無地伏願聖慈察臣情事亟收成命以安愚分以濟國  
事荅曰廷請不參出於身病亟致別何必到令引而為咎  
我國被誣之痛窮天極地御可竭誠洞辨此誣則其功勳  
足以昭華簡策輝映宇宙宜勿控辭更加盡職○己未王  
御敦化門觀武才○庚申王御敦化門觀武才○傳曰敦  
化門外御座處吏胥輩紛沓出入至於閭閻雜人闖入橫  
行而無人呵禁兵曹即廳推考○辛酉備邊司啓曰平安

防禦使安衛拔自罪籍授以重任所當感激洪造效死圖報而敢以身病偃然狀啓極為痛惋白衣送軍立功自效宜當再遣將領只有李興立安衛二人而巡邊使適差之後其代未差防禦使又為改差邊事虛踈請防禦使汲汲擇差一二日內改送巡邊使差送啓快賜睿裁傳曰疾病人所難免安衛百戰驍將也豈可無故白衣送軍乎人皆解體矣勿辭調理盡心察職事回諭巡邊使送當若落○壬戌備邊司啓曰去年秋有司堂上直宿亭舍下而因本司啓辭諸堂上輪回矣今亦依前諸堂上直宿之意敢啓傳曰有司堂上多至四負以有司堂上輪回入直他堂上勿為輪直○傳曰李廷龜等速為給祿治裝以送○傳曰近日紀綱蕩然人不畏法君上頻數講武則為人臣何敢生怠慢之心乎昨日舉動宗宰落點後稱病者甚多我國人心不識君臣分義甚矣不進人老病者外益罷職○司憲府啓曰頃日親試武藝之時禮賓正中得洞以試官坐天成咫尺之地被酒嘔吐不敬甚矣請先罷後推送之

○陳奏使李廷龜秘密劄子臣伏見徐光啓疏揭一款語甚機巧計亦陰慘請之未了心腸震悼國事種種不幸降將尚在賊窟自圖生還誘賊以通好之謀賊亦餌降將以賈和款絕內顧專意南侵朝廷策無奈何未免注復羈縻直廡之間流言布滿天朝之人不察我之宗情執迹之似以宗其親親我之說似不獨一光啓也通報及諸疏曉查無路與聞昨偶因人得見雲南御史張至發一本則有曰奴酋賈結朝鮮朝鮮君臣惴惴自保其不陽衡而陰順乎陰順則於躬南指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云其構捏無形之慘無異於光啓誠可痛也光啓墮既朱陳諸策頗似識務故臺閣諸臣或云壯其義膽服其忠敵或云曉暢兵事智畧出人聖旨久不准下則六部伏閣聯疏催下兵部尚書首嘉善一言持難則科官劾以誤國請申三尺光啓之負天下望其議之為一時重據此可見今於奏中只將光啓疏辭單舉陳辨有善專攻其說則光啓便為我敵科道諸官之右光啓者必鈐然而起攘臂而攻我不遺

餘力矣奏下該科先被科叅則非但誣不得辨抑恐益受  
其搆使臣雖碎首搥背何能釋其蒙怒乎奏文中並及張  
至發疏中之語委曲陳下而其徐其張並不也舉名指斥  
似為宜當仍竊伏念欲人之不疑當先為可信事無可信  
則求而釋疑益致其疑下今日之誣莫如盡助順之誠助  
順之京莫如盡防守之備置重兵於江上一以助天朝靖  
角之勢一以防奴賊豕突之患最為今日急務而天不助  
順又值萬古無前之凶歟中外赤立公私塗炭數萬之軍  
何以接濟諸路調度之臣括盡溝壑之血以救庚癸之呼  
而重溟風浪十不致一手里飛輓僅仆相望不出數月陣  
前之卒非枯死則自潰耳奚但脫巾之寢而止哉民間粒  
米已竭假使金帛山堆何處備辦到此地頭雖智如良平  
勇如關張無用武之地矣雖曰如此而天朝倘於明春  
進兵奴穴一紙徵兵則其敢曰無軍無食而不應詔命乎  
竊聞查畜之間比歲豐登餘糧柙畝而民無固志賤穀貴  
貨云今若以兩湖應運之穀買換銀子及他可換物貨且

將 欽賜萬兩之銀除出頒給陣亡若干之數盡送義州  
賀穀於中江則累萬之穀可以即辦賀遷之利必得三四  
倍之剩而無如運覆敗之憂免飢民負戴之苦其為便益  
為如何哉今宜移咨於熊經畧極陳今歲飢荒之狀仍請  
賀穀以為邊軍之餉則經畧及喜其拮据措置助順禦敵  
之宗而許令開賀矣許之則誠為大幸設令不許猶知我  
國飢饉殘弊之至於此極而日沒徵昔之時亦或因此而  
怨也且煽煽弓角禦賊之利用上年奏請至於 欽賜銀  
三千兩使之許賀而兵部姑令先賀七百兩熊經畧亦問  
何不盡賀云今於臣行移咨兵部或經畧請以餘銀若干  
兩加賀以未則感 皇賜重征繕之意自是呈露非惟軍  
需有備宗情可慕流言自息其於下誣亦不為無助請令  
廟堂覆議以處臣生入備門感激涕鴻私今當去國竊不勝  
區區仰屋之憂適曰使事幸甚陳瞽說荅曰令備局議處備  
邊司回啓曰我國村巷之間本不知用銀今雖分給而孤兒  
寡婦必不能持以易斗粟矣且今碎俵給之際必不入於



貪官汚吏之手則及歸於奸吏猾胥之囊矣當此民間穀  
貴之日或以米太或以木匹准計代給則其歡呼感戴必  
倍於銀兩之受賜也且萬餘兩銀子如得買穀於中江則  
其給餉之方變屬便利請依此施行荅曰 欽賜銀子不  
可不給陣亡將士妻子一萬兩除出二千兩均一分給其  
餘銀子買穀中江○癸亥司憲府啓曰近日政多艱貸有  
罪無罰朝綱解弛將不可救頃日自上親試武藝之特受  
點宗宰稱頌者多至以雲笏差備臨時督填豈皆老病而  
然哉不過徂於急慢之取致請受點不進者一一摘發先  
罷後推荅曰徐當發落○以趙纘韓為承旨李挺元典翰  
安景深校理尹聖任副校理尹知敬弼善李廷龜判中樞  
任性之無弼善傳曰黃迨兵使推餘慶依體察副使狀啓  
公洪水使柳琳相換而權餘慶他道兵使待闕除授又傳  
曰全羅右水使元守慎公洪水使推餘慶相換以李覺為  
賑恤使○甲子兵曹啓曰廣設武科急急稟定規矩廣取  
於各道亭判下而各道武士設科廣取規矩不狹為矯者

必多遵做上年庭試別試規矩六兩二矢八十步騎射一  
次二中以上磨鍊而六兩二矢俱入格似或不坊二矢中  
一矢入格者並取似合於廣取才意依此磨鍊何如此科  
係是別採取人等體與水原開城府庭試無異堂上官中  
曾經侍從有名望人各道各一員擇差假承旨結銜下送  
以重體面試取後來赴京師更為殿試以定坐次累萬出  
身紅牌紙自該曹辦出無路令各其道准數官備入際一  
時來納頒給宜當外方各道既為設科則京中似當一體  
施行請吉日推擇京外一日並設送之○乙丑王幸成均  
館謁 聖取洪侖喬等四人○侍日前日推官問事即聽  
論賞限何年已施賞乎更察以啓○備邊司啓曰平安巡  
邊使將為差出而武將中可合者既皆受任於西北如李  
箕賓履歷已多名稱亦著熟諳本道邊情最合此任而方  
在羣散中愛初將其賓等收叙調用之意稟裁而未蒙允  
俞不宜再闕天聽而今日事勢急於前日惶恐敢稟傳曰  
巡邊使差下今月內叢送○同知尹暉上疏辭職答曰既

注之事不須追念而為嫌惟當殫竭心力快雪至寃極痛  
暴白終始忠順使我禮義之邦免為禽獸之域敷庸彪炳  
輝映宇宙幸甚幸甚勿為待罪更加察職○丙寅傳曰三  
道監司當面諭以送姑勿下直○傳曰此時設局上彌誠  
為未安而迫於群情不得不勉從都監即聽則以文官啓  
下矣但監造官等若以生疎汎濫人差出則不無奸濫之  
事今可以蔭官中勤幹有識人十分擇差○以尹訥為大  
司諫李箕賓副護軍○丁卯傳曰近日國事日甚解弛詔  
聖尤不成形樣而失儀之事亦多試官堂下以下當以東  
為首而以西為首武科殿試試取出次時久不啓外辨凡  
焚香等禮亦不即行以致犯夜還宮當該禮貌官推考○  
政院啓曰衣章有別亟以辨等級禮制有截決不可小紊  
也鴉色深青有紋匹段乃世子服也而朝臣亦為混著極  
為未安請自今朝臣一切勿著事捧承傳舉行傳曰令禮  
官議處○戊辰以奇秀裝為檢閱鄭良弼注書○傳曰營  
建都監即廳韓師聖自昌慶繕修時著其勞燔瓦監造亦

已四五年積勞致傷近日病重未死前運為加資以慰其心  
○傳曰念知性智高品付祿朝政之亂至此極矣○已巳傳曰

李昌庭不察運糧之任敢陳營建之停其沽直之狀極為  
可惡只係干言詬故姑置之矣既以營建事外他餘事議  
處之意下教而此啓辭何以入啓字極為可駭色承旨推  
考當該注書備邊司色即廳誤傳者覈出先罷後推政院  
啓曰凡公事及疏章啓下後承旨即為判付或為別教備  
忘而秘密則注書傳書若非秘密則該吏騰書分付各該  
司乃規例也今者取考李昌庭疏則承旨依例判付而該  
吏騰書分付之際漏落外他餘事四字此案承旨注書之  
所未料備局即廳尤非所知騰書該吏因禁治罪何如傳  
曰是何言也唯舌之地出納王言不可不惟允而置之尋  
常只委下吏致有山駭痛之事豈無其罪乎然如是啓之  
注書色承旨推考色吏則下刑曹囚禁重寃今後凡下教  
分付事色承旨親執文書詳察舉行時昌庭以分戶曹參

議在湖南日見民生凋極國家也止之形糸則陳疏且言

營建之弊故有是教

○司憲府啓曰今日唱榜多士序拜

之後取考榜目及當初入啓御覽榜則上下次第幾盡倒  
錯改書白牌以致日暮不察甚矣請當該官罷職書寫囚  
禁重治答曰該官推考○庚午尊宗都監啓曰今此尊宗  
典禮誠千古所未有之盛舉理宜汲汲舉行國家多事遷  
延至今豈非未安而伏覩備忘有正月間改擇日退行之  
教臣等之意都監所幹惟在冊文玉冊措備儀物消吉奉行  
而已豈有忙迫之事乎况邊事可虞之機正屬歲翻之後  
臣等之及欲速行者意竊在此請依該旨擇日舉行敢啓  
傳曰曾在先朝庚寅年間設都監四五朔始行大禮輿  
牽儀仗改造冊寶書填鑄刻固非一二朔可完之事况日  
候極寒未月行禮決不可為大禮豈可如此苟簡施行於  
非時乎然一邊次第造備一邊觀勢處置○辛未傳曰冬  
兩如此恐傷兩麥祈晴祭為之○壬申傳曰慶運宮多有  
虛疎之事司憲府何不糾檢乎當日為始依前進去着宗  
糾檢○癸酉營建都監啓曰布物已至之絕百爾思之曰知所

為竊念書吏入屬自有案簿而近年以來濶良之謀免身  
役者圖出差帖中間濶遊誠可痛駭所謂訓導必以生進  
及取才人差除而圖出差帖終身濶遊尤極痛惋忠順衛  
必以有蔭子孫口傳而亂後無蔭者及棄孽冒屬不知其  
數山臺部將一番差下除亦有身役者外稱以部將一生  
無役議政府中樞存錄事自有定額且有取才之規而圖  
出差帖厥數甚夥三醫司生徒專為將來而謀免身役圖  
屬三醫司任意濶遊者遍滿京外俱屬可駭此外諸邑若  
操圖出差帖永免身役者何限此皆括出定軍之類而回  
循至令其弊日益甚忠訓衛忠壯衛匠稅木老殘價布既皆  
捧用則何獨於此輩任其濶遊乎請吏兵曹會同本都監  
書吏置簿及訓導忠順衛山臺部將下批軍字一一搜出  
且兩湖兵營新選定虜衛非本曹所知而道內富窠豪右  
之輩欲免已役圖屬兵營除番收布以為私用之資依本  
營一年所捧之數無遺上送軍亦為下諭且海運判官田  
稅載運時三倉所載舡例有定數而以各官自願直上納

故多有數外舡隻一舡中清軍多至十六七名而一軍處  
取捧之米至於三石通計十舡則可得五百餘石數至一  
十舡則其數過於千石而自前非朝廷取向管故歸於中  
間虛耗令今戶曹參議計舡收捧無遺上送臺下諭亦當且  
忠壯衛輪番之役比忠翊衛尤歇而且奉足忠壯衛設  
立已久而今始有一次除番收布之舉外方忠翊衛則以  
木四疋為定今此忠壯衛則以五疋定數收捧為當且忠  
順衛入番之類率多老殘兵曹點考時以老殘除番收布  
者亦多有之亂前取無砲殺手及加設侍衛宣傳官益為  
守直湖中則雖無忠順入直之事別無取妨依忠翊衛例  
除番收布而以兵曹老殘忠順衛除番收布疋數捧用亦  
當且族親衛自近年入番而似非有閑亦為除番量宜收  
布宜當且列邑老除校生其數甚多一一搜出收布一疋  
似當且湖南監營所屬才人無慮四五百名一年每一人  
收布五疋云查考本案沒數上納而他道才人亦依此例  
捧用宜當敢督傳曰依此急急下諭而此外措備之策速

為詳細講議施行且雖如是拮据湊合而工役亦勿玩愒  
事更加察為○司憲府啓曰 祖宗金石之典日漸廢壞  
而其中守令換易之弊尤極駭愕新授者厭其殘弊則虛  
張本無之奴婢田結瞞告該曹輒換饒邑已赴者割剝肥  
己之沒或人民逃散或官庫收蕩或得罪方伯則敬生規  
避之心百計圖換不但迎送之弊有不可勝言其間亦不  
無善治守令而一朝移授闔境失望且今歲大無而間有  
稍稔之虞則巧托他故欲為換授者亦多有之將來之弊  
不可不預防而痛絕至於監司專主黜陟而啓罷之沒或  
有移授者至於棄官而來者當蒙准期之律而又有移換  
者請自今痛革此弊一遵金石之典答曰徐當設落○以  
申狀為獻納柳韓文學○甲戌兵曹啓曰今此武士薦取  
之舉出於濟美指授其得兵禦敵之聖意可謂至矣第念  
亂後武舉額數太多未得精才徒失軍丁濫偽之弊亦難  
盡防莫如定其額數着京精抄武以五六十為元額分定  
各道使之試取而公私賤庶等雜類一切嚴禁如有冒赴



者試官益為論罪事以重體面如何傳日以八千為額數  
各道各取一千且非但公私賤內奴亦一切勿許錄名試  
官各別詳察為之如有不謹則試官繩以重律○丙子義  
禁府委官啓曰罪人滯獄雖無判義禁推鞠事傳教矣三  
省推鞠事體極重故自前判義禁不參則不得為坐已成格  
例今不可創開無前之規惶恐敢稟傳曰前日雖無判義  
禁而亦有推鞠之時今可速為推鞠○戊寅備邊司啓曰  
劉主事之行到于承恩家豈偶哉一則曰閱視我邊防  
備虛窠也一則曰洞察胡差注來形跡也為節度使者雖  
不得擅越封疆取當出連於江邊及其主事泊舟我邊則  
尤當奔走迎候犒餉標下之人以示防守之狀敬待之意  
而隱匿域中終不出見其失待中 朝大官之罪不可不  
懲請禹致績拿承寃治在我待 天朝大衙門之道頗甚  
歟然不可不具由致警令承文院善為措辭差一驛馳送  
宜當傳曰依啓此時閑西閩帥何可拿來姑先推考○都  
承旨啓曰即刻注禁府則府吏未言承旨由狹門入二百

年流來舊規云臣之愚計推案踏啓字是御草文書也承  
旨亦奉命之人也豈有奉命之推案由狹門之理乎尊君  
命乃春秋大義也非特二百年舊例而已也臣即由正門  
入之委官以失體罷出不小省鞫緣臣安量而停之惶恐  
待罪傳曰勿待罪○右議政趙挺上劄請通臣職以解事  
大臣改授委官之任荅曰卿宜安心勿辭罪人多滯速為  
推鞫○已卯改院啓曰三道監司尚未赴任遠道人馬淹  
滯京邸已經三四朔丐乞濶濶凍餒將斃至如嶺南則驛  
大馬數匹相繼倒損此外種種之弊有難勝言三道監司  
今明日請使速為辭朝傳曰允○傳曰觀此尹純仁呈狀  
之辭不道極矣李愔身為藩臣所當急急上聞以待朝廷  
處置而私自掩匿不為馳啓今始緩緩塞責狀啓乃敢公  
然有救護之言此人所犯雖未知輕重之如何而後日脫  
有某寔藩臣匿不以聞或掩置庇護之弊自愔作俑矣所  
係非輕李愔先罷後推尹純仁拿致議處

(B)  
732.55  
4724  
[v.17]  
no.34  
0248792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34